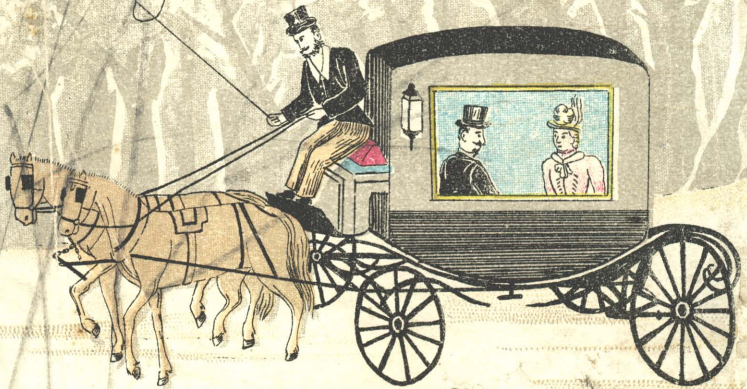


彼得警長

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6708

光緒乙巳

彼得警長

118787

松江劍秋署

~~118787~~

彼得警長下卷

洞庭吳步雲譯

(英文原本)

第二十一回

送花球定計陷嬌娥

贈金串存心誘弱質

話說那親王接着說道。最可怪者。是天皇在那女子身上。像是特別注些意的。並且愛黛的小影。不知怎麼。會被他拉到手裡。設若將來事情敗露。我竟是閉口無言。只好延頸受戮的。所以不是我殺了那女子。那女子必然便要殺我。這兩條門路。你給我。我想那條好罷。公主初聽他說出要殺愛黛。不知他安了什麼心腸。如今聽他說出這種軟話。又兼形神慌張。並不像是裝作的。胆子頓時便大了許多。聽得見問。便答道。王爺。我平日只知道你智謀無匹。

彼 得 警 長

勇敢過人。如今爲了這般細事。却弄得這種形神失措。原來你的伎倆也如此。我從前一片敬你畏你的心。不由竟就此淡了。那親王道。不是這麼說。我的智謀。何嘗不及從前。只是這次的事情。其關係我的去處。實在來得太大了。今天天皇忽然到造船長家裏。連我都沒有預先知道。那天我打發到英使署中去的醫生。怎麼會違背了我的命令。竟使那古登不久便出來遊行。這兩件事。竟使我滿腹狐疑。終究想不出是什麼緣故。公主插口道。天皇的御駕出行。果然出人意外。至於英員古登傷愈出遊。那是英人平常習慣。並不算得什麼奇事。你又何必疑那醫生呢。那親王道。今晨聽說古登還來拜訪過你。這話可是真的麼。這一點多鐘的密談。必然有些來由。要是我早知道你和他聯黨之事。我是要公主不等他說完。便插口道。有什麼來由。不過我照着你初次的吩咐。去和那些外邦隨員親熱親熱。要順便探聽些國

際消息。只是等他愛上了我。我却也就把他拒絕了。那親王哼了一聲道。願來你還在這裏做夢呢。你道人家真會愛你麼。人家只愛那英國女子。今天古登見天皇時。已經自認爲約婚之妻。所以他才往丈人家去弔孝的。華公主不聽。猶可一聽之時。只覺一股酸氣直從腳心裏沖到頭上。兩頰飛紅着。說道。那我也知道。並且還知道那女子也實心愛他。嘴裡說着話。心裡不知怎麼難過。暗想他早上到來。我算得曲盡殷勤。就是他的神情好像也是不薄。差不多把愛黛丟開的了。怎麼一轉了身。便又變起卦來。正在那裏胡思。只聽那親王又說道。既然這樣。你却何苦夾在裏面。枉費了許多心力。還要兩處都不見好。公主道。說也奇怪。我把那女子留在宮中。實在與我也無甚關係。那親王道。是呀。你這事真是當初做差了。所以如今白白受了許多驚嚇。若是那天你不把他放逃。讓他至今還在警察省中。那時隨便有什麼。我

彼 得 警 長

自然會自己處置。他如今既在你宮中，少不得便要費你的貴手了。只也是背恩負主，心存叵測的報酬。你把他弄死了後，最好便去埋葬了。那就死無對証，再不怕有甚後患了。公主道：且住。待我也問個詳細。倘若這事，我決意不從你。你便把什麼手段來處治我。那親王道：多着呢。我索性告你個私殺人命的罪。諒你也就有口難分了。公主道：告狀總得有個憑証。你無憑無証，便是告了，也是無功的。那親王笑道：你原來這樣懵懂來。如今待我索性和你明說了罷。你宮中上上下下的人，那一個沒有受過我的雇金。到了那時，還怕少了什麼人証麼。公主道：這話我越發不信。我這裏的人，个个錦衣玉食。只怕窮人家的主母，還比不上他們。並且我駛下以嚴，令出必行。無論他們用不着你的雇錢，便是要受時，料想他們也不敢。那親王道：你倒說得好自在。但是你可曉得俄國全國的賦稅，每年倒有十分之一。歸我手掌。我有

了。這般鉅欸。什麼事做不出來。世上的人。那一個不愛財帛。難道伏侍了你的人。連他們本性都會改變了的麼。老實對你說罷。我們做警察的人。有的是銀錢。沒一事做不成的。你却別再蒙在鼓中。古語說得好。烏雀見了線網。便要想張翼去撲。最後的結果。綫網未必會被撞開。不過白白折了兩翼罷了。你如今的情形。便是如此。你可懂麼。公主道。既然這樣。可見我已是勢孤力竭的了。我倒不如索性和你分了。夥拚着赤貧。便可不受你的羈勒了。那親王點了點頭道。好。真正是個妙策。不是這樣。你這年輕貌美的生涯。怎麼可以立時斷送。公主驚道。你竟一定要制死我麼。那親王道。自然。你既情願和愛黛俱死。這心願何難。遂得公主道。怎樣。你便能饒我。那親王道。你也真囉嗦。只有一句話。除非把愛黛殺了。公主道。阿呀。如此說來。我竟是不容不聽你了。只是言雖如此。你須得教我一個殺人的方法。那親王喜道。華佳。

你真能服從了我了麼。好一個知機的女子。這才不枉生了這副美麗的相貌。說罷又沈吟了一回道。你們婦人們做事。總比不上男人們狠辣。凶惡些的。料想下不下這毒手。好在這裡了。我且問你。叫那女子聞了一種花香而死。你可做得上麼。公主道。好好好。聽着好像狠是和善。諒來也還可以做得。至於殺人打人。那是死也不做的。那親王道。如此一言爲定。你從今不許再推辭了。等我回去了後。我自會差人送一個花球來。忽然又頓住道。阿花球是隨處都有的。你何不向古登討一個來。公主道。你從今再休題他。我以後做事也再不和他商量的。並且你也說得奇。便是古登肯送我。難道他會送我一個毒球來。毒死我的麼。那親王道。不是這樣講。我是體貼於你。以爲毒死那女子。便用他情人送來的花。使你覺得快心罷了。他若送你花時。那自然沒有毒的。毒藥是可以加在裡頭去的。如今且待我想。這個時候。正是

嚴冬。旁的花一概衰謝。只有橘子的花。恰好正在時上。這種花顏色鮮明。香味又好。如若把來扎個花球。那是很有趣的。那花心之內。空隙甚大。足可容得下二錢五分許鼻烟。包了攏來。外面一些也看不出的。公主聽了。驚奇道。鼻烟。王爺。我們把那鼻烟。放在裡頭。有什麼用處阿。那親王道。原來你不知道。那鼻烟是最有妙用的。其中有種橘色的。放在橘花心內。最爲隱秘。其味尖利非凡。只要吸到鼻孔中間。不到五分鐘的工夫。就可不知不覺的致死。這原是俄國警察所常用的。却是一種極奇妙的毒藥。公主驚道。有這等利害的東西。却是從那裏得來呢。那親王道。此乃秘傳方法。外間並無售處。我宮裡現有許多。常藏在一只嵌寶石的珞珈小匣裡面。停刻連匣送來。你須得好好收藏。臨用時要用多少。便用多少。總之只要有香氣給人聞見。便可致死。只是那朶鮮花。還是我送來。還是由你向古登去討。公主道。自然是你

彼 得 警 長

送過來了。人家身居局外也好。無緣無故使他耽當這罪過麼。那親王看了他一眼道。你看你說和古登毫無感情。怎麼如今處處替他解脫。不用說了。我照你說話行事便了。華公主問道。做便都依你做。只是死了之後。把那屍身怎樣處置。那親王道。我們謀死人命。總以秘密爲是。到了那時。一面我差個醫生來驗視。填了因病而死的証書。一面你却要趕緊叫人把棺木買就。只等醫生來過了。便把他釘在裏面。叫人抬出去埋葬。只說是個使女得了重病。醫治不好。便死的。這樣一來。包管萬事妥貼。決不致動人疑忌。公主拍手道。好計。只是你可也太狠了些。我和你這種凶惡兒共事。日後大覺可危。倒不如等事畢之後。我自己也把那花嗅他一嗅。你道可好麼。那親王道。你既自家情願。我也不便阻。當公主道。我早知道你要我好看。我却偏不如此呢。那親王道。我說那話。並無一毫歹意。因爲一個人要阻止人家的心願。那

是。件。最。可。恨。的。事。如。今。生。也。由。你。死。也。由。你。休。得。來。纏。人。不。清。公。主。道。你。莫。說。得。這。般。自。在。你。現。在。所。做。的。事。全。仗。我。幫。助。於。你。若。是。我。忽。然。死。了。你。以。後。辦。事。還。能。這。樣。順。利。麼。雖。然。你。手。下。能。人。甚。多。只。是。婦。人。家。却。單。單。只。有。我。一。人。你。若。是。由。我。死。了。難。道。想。把。各。國。的。內。情。也。托。男。人。們。去。探。聽。麼。那。親。王。笑。道。你。道。婦。人。家。只。有。你。一。個。出。色。現。在。有。一。個。比。你。貌。美。的。放。在。那。裡。至。於。幹。事。的。能。力。却。也。不。弱。於。你。我。無。意。中。把。他。看。在。眼。中。日。後。儘。可。做。你。的。後。任。華。公。主。道。他。果。然。可。以。比。得。上。我。麼。那。親。王。道。自。然。比。得。他。還。有。件。特。別。的。性。質。時。常。和。人。議。論。只。喜。歡。做。你。這。種。職。司。公。主。道。話。雖。如。此。面。貌。到。底。比。我。怎。麼。那。親。王。道。大。概。在。你。上。下。我。那。天。知。道。你。有。心。要。來。欺。我。便。覺。他。美。勝。於。你。今。天。見。你。談。笑。生。風。好。像。又。覺。你。勝。於。他。所。以。比。你。怎。樣。這。話。只。好。緩。日。待。我。比。較。下。來。再。來。詳。復。公。主。啞。道。誰。來。信。你。這。篇。鬼。話。如。

彼 得 警 長

今還是談我們的正事罷。王爺我倒想起了一件要求的事了。當我未死以前。你可能保住我的職司。永不給他人攬奪麼。那親王道。只要你事事順從了我。得了我的歡心。將來好處儘在後頭。休說這點小事了。我自信得過。這件要求。我是允許得下的。說罷便伸手去衣袋內。摸出一個外面包皮的匣子。按動彈簧。那匣蓋就自己跳開。向那裡面一看。只見匣底是用深紅色的天鵝絨做的墊子。上面放了串金網鑽。及各種綠寶石穿成的婦人頸圈。光華閃閃。奪人心目。草草估去。至少也須值到英金千四五百磅。那親王拂拭了一拂拭。雙手拿來。送給華公主。公主看了。倒吃了一驚道。這樣貴重的寶物。真是御府還拿不出的。怎麼却把來賜我。那親王道。俄京警察長賜他。順從奴隸的東西。自然要比各國君主來得闊些。你若能够照樣順從下去。這點點還算得什麼。公主道。照王爺這麼仁厚待人。他那下人。那個不甘心順

服呢。王爺道。這些話。且緩着再講。我們還是講目今之事罷。要知他們還要定出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清夜鐘聲語中含忿

深宮燈影窗外有人

話說那哥親王向華公主道。我聞得你向來最善於改變人容貌。回來我若差那醫生來時。須得預先把他容貌改上一改。方不至別有破綻。你可懂得我意思麼。那公主道。正是。我也有這個意思。那親王向他望了一望。忽然問道。我看你滿面沉吟。在那裡想些什麼。公主道。王爺。你真太神明了。我確然在此躊躇一件事。我且問你。你心中到底愛那女子不愛。那親王道。我既曾把他留在宮中。若說全無愛惜之心。便是我自己也不信。如今老實說了罷。

我愛他的念頭。好似愛一個酒瓶。一般只待酒空了。那瓶也就不要了。所以想來。想去。還用不着這個愛字。公主道。若我是不問這一句。叫我怎樣放心。如今你且隨我來。看看你那心上人見。只是看了之時。可不要心痛。說着站了起來。在前領路。那親王一頭行着。一頭嘴裏說道。那有心痛的道理。走過了幾條走廊。上了扶梯。末後來到一個門口。公主揭起門簾。露出一扇小小的玻璃明窗。走近前去。可以望得見裏面那間鋪設得狠華麗的臥室。公主叫那親王。低着頭來張。一面又輕輕問道。你可認得裡面坐着的那個人麼。那親王道。就是坐在裏面縫衣服的婦人麼。他那副淡黃色的面皮。令人看了。幾乎要嘔。却曾那裡認得他來。公主道。你莫要嘔。原來這個淡黃面皮的婦人。便是那天姿國色的愛黛。你可相信麼。那親王道。我怎麼會不相信。只是你何故把他預先改變容貌。莫不是打算要瞞住我耳目的麼。公主道。到

了如今。還瞞你怎的。我當初把他改變容貌。確是防你偵探的意思。那親王道。好。我們且回客座去談罷。二人回到客房。彼此坐下。那親王正要談起所見之事。華公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連忙向那親王說道。我們這事。雖算得十分妥當。只是目前有一件事。若不商量在先。足可使我們所謀之事。全歸失敗。因為我方才無意之中。忽然察出婢女中。有個名字叫白婢的。私下和那女子。甚是親密。後來查詢起來。方曉得那白婢。原曾伏侍過他的母親。並且還是那女子的乳母呢。他當初和他主母。十分有情有義。所以如今見了少主。竟把他愛主母的恩情。移在他小主人身上。這雖是件零星支節。却也不可不防。那親王道。原來有這等事。幸虧你想到了。不然真要誤事。現在你打算幾時行事。依我的主意。是愈早愈妙。公主道。既要行事。自然以速爲是。今天不早了。一准明天罷。那親王道。甚好。我明天早上。先叫人送花來。停上

彼 得 警 長

一刻。却再送那鼻烟盒子來。你可在明晚上行事。等他一死。你就循例報告到警察省。我自然會差心腹醫生前來看驗。講到那白婢。你須得將他在事前派出。並且要經久些的差使。使他倉卒不能就回。你只消派他到拿夫斯考街。法國成衣店去。監視縫工。這件差事。止少也得把他羈住二三日。你不等他回來。便把那屍身趕緊埋葬。那時他回來了。有力也無處用了。說着話。把一雙眼睛。緊緊的瞧他。像是很鄭重的意思。公主道。正是。斷不可把一些形迹。落在他的眼裡。說也奇怪。我自從曉得了他是愛黛的乳母。以後不知爲了甚事。心中着實懼他。那親王道。那總由你心虛所致。你以後格外小心些。就是了。我們如今話已講明。我也就要告辭了。公主聽說。不便相留。連忙伸出那隻尖尖玉手。和那親王緊緊一握手。口中說了聲慢請。那親王轉身出去。跨上雪車。坐定。把那重裘掖上一掖。橫在車子裡。心中暗暗喜道。不管什

麼要收伏婦人們的心。只有兩個法子。一个是把。好話。去。恭維。他。一个是把。好東西。送給他。除了這兩法以外。便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拿個穩了。如今我計已行。眼見得不多幾時。那華佳便要照我實行。等到愛黛一死。我派醫生去看驗。叫他從實驗來。說是被人毒死的。那時形迹顯然。華佳決雖避罪。偷若他抵賴得利害。我還可叫白婢做个見証。証實他從前許多虐待之處。還有藥瓶花朵。做了凶器。哈哈。華佳那還有什麼說呢。所喜者。既可制死了華佳。還可把天皇疑我之心。一朝解去。因爲那女子既然同他父親被一種毒藥藥死。死了之後。鼻孔之下。自然也有青痕顯出。我便可將這事奏聞天皇。卸了命我查訪的差使。要得道地。我再造一句假話。說前天庭對時。說愛黛已經離去。俄京一語。這話却是華佳所說的。如此一來。把我渾身的干係。盡數卸在華佳身上。我從此便可脫然無累。就是他私行欺我之恨。也算報

了。那親王一路上想着。心中自歡喜得了不得。這且按下不表。却說華公主自送了那親王出門後。想到所定的計。心中倒十分難過。因爲他素性最信異端。平常從未謀害過人。心中兀自疑神疑鬼。今朝忽然無意中定下這般毒計。回來愛黛死了。倘若冤魂結而不散。一定要前來討命。爲了這上。狠悔着當初不該一口答應。但是如今事已如此。只得硬着頭皮。且做了再講。這晚上神魂不定。夢中只像冤鬼來纏。好容易把到天明。連忙披衣起身。梳洗既了。坐了一刻。那親王府的差官。果然把那花球送來。又過了一點多鐘。就見那鼻烟盒子也送來了。華公主昨天聽了那親王的話。心中還不信鼻烟能殺毒人。如今見了那盒子。且把他開開。看個真假。一頭才把盒蓋揭開。一頭把身子縮退。遠遠望去。裡面盛了些淡黃色的粉末。好像果是鼻烟。只是他那香味。却不敢把鼻子伸過去聞。看過了。且把蓋蓋上。自己捧着。當當心

心去放在一個秘密去處。這一天好容易過了。到得晚來。便掣動電鈴。喚進白婢。照着那親王的計畫。吩咐他到法國成衣店中去監工。那白婢不知就裡。自然諾諾而去。過了一刻。那愛黛依然進房來伏侍。公主見了他的面。不禁心上跳了一跳。頓時間面如土色。但想到恐怕露了形迹。便又立刻裝成了個沒事的样子。可憐愛黛低了頭。只管給他裝飾。却那裡看見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見遠處教堂中一杵鐘聲。飛入兩人耳裡。愛黛忽然抬起頭來說道。呀。公主。你聽這鐘聲何等清遠。真好似天上飛下來的。公主被他這一句。忽又擊動本心。不禁一怔道。愛黛難道你也不時想到天上麼。愛黛道。正是。我想世上一切光明快樂。總比不到天上。所以時常在那裏痴想的。公主道。那也未必。就像你這種美貌。又兼年輕。所遇的人。那一個不傾心羨慕。一個人能爲衆人所艷羨。這般福氣。只怕天上人。還及不到呢。愛黛聽了。嘆了一

口氣道。咳。公主。這等話。竟像來譏諷我的。現在世界上。是沒有愛我的人。了。愛我的人。除非只在天上。所以我也時常想着他。公主低聲道。我親知道愛你的人。還有一個。沒有上天。雖然前天晚上。已幾乎被他逃上天上。只是到底。又被人留住在人間。這時候愛黛正在背後替他掠髮。聽見了一陣心酸。那眼淚。正不住。落了下來。他以爲。公主不會看見。正想用手去抹。不道公主已在鏡中。看見便道。你不用傷心。你的情人。我並沒有用心去誘他。實是他自己情願來看我的。愛黛聽了。也不回言。只問道。公主。今晚上還是穿淺藍色的緞子衣呢。還是穿那鴨頭綠的天鵝絨衣。公主道。那我多不要穿。今晚就上就穿那件沒袖深紅色的新羽毛衣罷。我向來最恨袖子。因爲有了他。有許多事情。很不便當。任憑做得怎樣短法。終究臂膀蓋了一段。就把所有臂飾。盡遮去了。你想可是麼。愛黛道。正是。我意思也是這樣。忽然往鏡上注意。

一看。不覺失聲道。阿呀。公主。你面上。那裡來的。傷痕。公主一時倒回答不出。停了一回。才笑道。這是我被人打了一下。愛黛道。阿呀。那人真也太胆大了。怎麼衝犯公主。你如今可罰了他。沒有公主道。原來你不知道。這些事在俄國。並不算爲奇怪的。我們俄國人婚嫁的時候。還有一個狠可笑的風俗。諒你也必然不知了。愛黛道。從來沒有。我自到這裏。還過不到幾時。那裡會知道許多呢。公主道。如此待我說給你聽。我們俄國的禮節。凡是新娘第一天來。必須向新郎面前跪下。頭上頂了根鞭子。爲獻。算是將來受他鞭策的意思。相習之下。成了風氣。果然有些男子。日後竟有用這鞭子。去打他妻子的。只是到了如今。此風已然稍戢。那新郎受了那鞭子。不過把來懸着。作他日鞭責奴僕及兒女之用。只是獻鞭的風俗。却還革除不去。這也是俄國脫不了野蠻根性之一端。我這傷痕。是被人無意中打了的。那還算得什麼。這些

都是實話。你却不要笑。我愛黛玉口內答應着。心上暗暗自喜。喜得他已經把古登的事。丟下。不和自己來纏擾了。那知公主一路說這話時。總把些閑文來打動他。要騙他高興。去聞那含着鼻煙的花朶。愛黛却也奇怪。只管去替他盡情裝飾。務必要使他像了个天仙。方才罷手。所以聽他贊那花好。只管隨聲附和。却並不存心去聞。就在這個時間。華公主宮中。忽然來了个奇怪的人。你道那人怎生打扮。身上披了件陸軍的軍衣。頭上頂了个黑底金嵌的帽子。那帽沿直磕在眉稍之上。走過了幾道回廊。手內高高擎着一件東西。像是護照格式的。那些下人。見了。便一个个只當不見。任憑他走了過去。倒了扶梯跟頭。一步步向上行去。那脚步輕如落葉。真算得輕鬆伶俐。一到到了日間公主領那親王去張愛黛的窗前。便止步不前。揭起門簾。去那窗洞裡偷看。看官們。你道這个人的形迹。不算得奇怪已極麼。要知究竟何人。

且請猜來。

第二十三回

拆花雪恨偏作救星

揖盜開門又逢禍事

話說前文說到華公主只管用些閑話。要想誑騙愛黛來聞那花香。愛黛却一心替他裝飾。並不將花朵放在心上。這時候就有一个人。暗暗從公主樓梯上摸了上來。走到窗前。將身立定。揭開門簾。只往裡面細瞧。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俄京警察長哥考羅開親王。且不說他守在外面探望。話中却說華公主看見引那愛黛不動。便又想些說話來和他說道。愛黛倘若今晚上古登還來討信。照你的意思。我還可再騙他一遭麼。愛黛聽了。摸不着道路。便道。這話我不懂得。請問是怎樣一件事。公主道。呀。你也太健忘了。我

昨天不是和你說過。那古登要逼我在一月之內。和他成婚麼。他昨天之來。正爲此事。去的時候。又諄諄約定。今晚上要討回音。他如此緊緊相逼。纏得人。真是討厭。只是我的意思。却還不一定是允他呢。所以來和你商量。說着立起身。對鏡子裡面照了一照。愛黛故意聞道。公主。你打算把不允的話去回他麼。公主也假意道。這話也很難說。因爲他如此愛我。我却也不可過於堅執。今晚如若他情義果然篤實。我也只好哀憐些。允了他了。況且他相貌也自不凡。若是將來成了婚時。在我們京城裡面。也算得一對玉人。不十分尋沒了人了。愛黛聽他說出這等話來。猶如心坎中澆了一勺滾油。一陣難過。竟將身子向公主坐的那張椅子上沉了。下去口中並無一言。好像是昏過去了。公主一見正中下懷。暗道。這女子原來這等情癡。竟禁不起一句激話。此時若不下手。更待何時。想罷。忙向粧檯下層。一個抽屜內。取出些鼻煙。

把那花朶心中加重了些。拿到愛黛身邊。將身伏倒。把花球放在他鼻子上。口中低低說道。這花球是古登送來的。端的清香不俗。你但須聞一聞。包管就立刻清醒了。公主說這話時。原要使愛黛聽了是情人送來的。便肯去聞。那知就在這句話上。倒救了愛黛一條九死一生的性命。天下的事。你道還可意想得到麼。這話却怎麼講呢。却因愛黛在昏昧之中。忽聞公主提古登二字。只道他還是有心譏笑。一時性發。睜開了一雙眼。把公主狠狠看了一眼。伸手去把他手內那個花球搶了過來。不但不聞。倒把兩手拆個粉碎。用力向旁邊地上一丟。哼了一聲。又昏了過去了。那親王在窗戶外面看了這。樣不禁暗罵道。你看那獸子。好好事已將成。何苦又和他曉曉的說些什麼。弄得他性發。看來今晚上是不中用的了。用眼去望那公主時。却見他呆呆的立在愛黛身旁。好似天打木人的一般。兩只眼睛。只注射在那些碎花瓣

上。一時竟想不出個理會法子。那親王看到這裡。心中一氣。正要想推門進去。幫助他設法行事。不道一轉眼間。只見前面房門開處。一擁擁進十幾個人來。一个个都是腰粗膀闊。雄健非常。進來之後。也不直向前進。只一排兒遠遠都站住了脚。只見那公主正在心中恨着自己做事不成。忽然看見一擁擁進十幾個大漢來。一心只道是哥親王帶來罰他做事不成的。心中一慌。便兩膝點地。口中只管哀告道。王爺。你須曉得。我害他不成。是並非有心的呀。請你恕了我這回罷。哥親王在外面。初見那班人進來。也是吃了一驚。如今聽他這樣哀告。知道他認差了人。却又不便進去攔住他。又因目覩奇事。不肯丟了不管。索性要探個詳盡。也曉得那班是何等樣人。就聽裡面那班大漢中。有一個開口道。公主。你弄錯了。請你不要慌張。我們正是來救你的。並非來害你的。說罷。又回過頭去。向那些人說道。兄弟們。大家瞧相貌可

美不美呀。那夥人一排兒答應着道。果然大哥言下無虛。公主到了此時。覺着不是親王那邊的人。心中便定了一定。仰起頭來一看。只見一字兒排着十餘條大漢。个个身披斗篷。腰掛利刃。不覺駭然道。你們到底是那裏來的。那爲首的答道。公主。我們實是來救你的。也實是來求你的。如今因爲要有求於你。所以先來盡些救你的責任。等到把你救出了陷坎。我們自會把求你之事。緩緩的告訴你呢。所以你現在只宜感我們的恩。不宜疑忌在胸。公主聽他們說話蹊蹺。便道。阿呀。你們深更半夜。竟敢闖進我王宮之中。問你之時。却把這些無頭無尾的話來答我。難道你們是來刼制我的麼。那夥人齊聲道。那敢來刼制公主。却是來阻當你犯一件狠可憐的罪的。那親王聽了。知道是爲了愛黛這事。但不知他們何以曉得。心中不勝詫異。華公主聽他們這麼說時。早又嚇得僵了半身。戰兢兢的雙手扶住了一張椅子的背。

口中哀告道。這罪我還沒犯呢。所以還是個無罪之人。你們不要弄錯了。那班人道。如此甚好。只是何以故人家特地來逼你干犯這等大罪。其中的緣故。諒你還沒有曉得。我們來和你說了罷。那警察長心中最忌的是你。久已要把你除去。如今把愛黛托你謀死。這正是他借刀殺人的妙計。因為殺了愛黛。絕了禍根。順便把你殺人之罪。告發起來。這一來就可把你制倒。才稱了他往日心願。這些都是實話。你想想。可是也不是公主道。這話恐還未必。你們到底和警察長有甚冤仇。竟敢如此誣蔑他。那爲首的道。誰去誣蔑他。我還是他向來最親近。最愛惜的警察呢。說罷把斗篷一洒。卸了下來。這樣一來。才露出他那副雪白的肥臉。和那藍色的鬚眉。那親王在外面遠遠一望。認得是蘭老夫。不覺暗暗大罵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這賊奴。你看他背後這樣誣蔑。想來還有可聽的說話在後面呢。今天幸虧是我自己來。不然定

吃那廝做了手脚。便又伏定在窗洞內張。只見華佳公主聽說來人也是个警察。面上驚慌之色。便立刻收盡。倒放出一種驕傲狀態。向他們說道。且住。你們既是警察。就不該來侵犯你公主。他說這話。只道他們是些警兵。不過偶爾進宮辦事。自己權力。却可以管得着的。只見蘭老夫冷笑道。公主果然好个威勢。只是你目前輕藐我。將來必然能够教你知道我。你休當我們是尋常那些警察兵。我們這班人。却是有些特別的。你不要見識太小。說着在衣袋內拿出表來一看道。時候已差不多了。我曉得那警察長叫你用毒花謀殺愛黛之後。照例報到警察省去。再由他派遣醫生前來。驗視。你受他欺瞞之處。正在這上。他向你雖這麼說。實在却打算叫那醫生。驗視之後。從實報告。說那死者。並非得病而死。乃是服毒死的。到了那時。警察省便來找你說話。你若然堅執不認。他便把地上的碎花瓣。和檯子內的鼻烟匣。做了証

據那時看你再有何說。將來問實了罪。輕些發往西比利亞。重些鞭敲棒打。立刻取了性命。如今我說得原原本本。難道也是誣蔑他麼。那親王聽到這裏。暗道。好好的事。怕要被這賊奴弄壞了。只是這都是我心中事。他却何由得知。想是昨天和華佳定計時。他宮中牆壁不甚謹慎。以致被他們聽了去。大概也是有的。只聽那公主又顫聲說道。你既言之歷歷。諒來必非無見。只是我爲了什麼。致被他恨到這個地步。你若能够告我個詳細。我便真個信你了。蘭老夫道。這也不難。皆因你母親從前和他結過愛情。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又把他丟了。你父親和你母親。結婚時。又用了些強力。竟是你母親。從他手中奪過去的。所以他才恨毒了心。設誓要把你父親子孫害絕。果然不上幾時。就把你兄弟姊妹。一个个都直接間接的。致於死命。因爲你是最幼小。所以從前還不放在心上。蓄意要留着玩耍玩耍的。你想。自小到大。

來經過多回賭博。那一回沒有輸錢。誰知都是他在暗中捉弄。直弄到你把家產都輸完了。他又無端設計。把你入了警察省的夥。從此你就成了他手中之物了。卽如現在這件事。難道他自己做不來。真是有求於你。實然不過捉弄你。要把你和愛黛的性命。試試他一箭雙雕的手段罷了。我說到如此明白。相信不相信。只好都由你的便了。公主道。你說得如此真切。真算我聞所未聞。這都是我年紀輕了。所以不曉得許多。如今無論如何。我總照着你們行事罷。蘭老夫道。你如今也相信了麼。常言道。一只老虎。在他和善的時候。倒比凶惡的時候。來得可怕些。這話是確實不錯的。公主道。這個我已明白。只是話已說明了。以後我該怎樣做法才是。現在那英國女子呢。半死不活。躺在這裏。毒花是已被他扯碎了。回來醫生來時。叫我怎樣對付。你如能救我性命。我現在家產。雖已輸完。然而祖遺的寶玉及金剛石鑽石等。爲數

却還不資。只等我沒了事時。我就拿出來一概送給你們。作爲酬勞。可好麼。蘭老夫道。公主。你太小覷了人了。我們並不是爲了些寶玉鑽石。就肯來的。實因我國政府暴虐太甚。我們兄弟們立意反對那專制君主。並及那些貴族高官。現已結就大大一個團體。在這數日內。便要起兵伐罪。推翻了這個東歐歷代專制的政府。從新再建造個共和政體。替我民爭回自由之權。只因想起當初法國革命時。大家曾推戴一個最美貌的女主。作爲兵主人。人多應敬仰。事事多應遵行。如今我們也想照樣辦事。只是尋徧俄國。難乎其。人却幸是我。忽然想到了你。所以帶了衆人來此。奉求如能允從。則事成。之後。我們旗幟上錢幣上。都把你小影作爲俄國的徽章。一切尊崇你的禮節。都如法國女主一毫無二。方才他們一見了你時。就都願順了。只待你一允了。時。這事便算成功。如今就請你給我一個回音罷。不知華公主允與不允。

到底答應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泄風聲半夜追蹤

趁機會中途報信

話說華公主聽了蘭老夫這一席話。不覺早又渾身戰抖起來。又被他們催着回話。只得有聲無氣的說道。我只道你們果爲救我而來。誰知聽了你們的話。竟是一羣狂人。這等事情。是可輕舉妄動的麼。你們的來意。我實在不解。蘭老夫忙止住他道。你莫輕視我們。我們一黨。現有九萬多人。以後添加的數目。尙屬不在此內。我們便是狂人。難道這九萬多人。都肯來和狂人共事的麼。這等說話。你日後自然明白。現在一切布置。都已停當。那專制魔君和那些亂臣賊子的魂靈。都已一个个在我們刀口上打轉。管叫不到一禮。

彼 得 警 長

拜工夫。我們同黨的數目便可添到九十萬左右。你若果然允了這事。便叫。你。這。座。王。宮。不。久。變。成。殿。陛。森。嚴。的。冬。宮。你。這。坐。位。不。久。變。成。龍。蟠。鳳。舞。的。御。坐。你的權力伸張在歐洲之東。亞洲之西的廣大領土。到底你意下怎樣。公主道。這事來得太奇了。實在令我不能無疑。你們同黨既有好幾萬人。難道其中沒有个相貌非常。姿材出衆之人。可以鎮攝羣下。坐擁大器。却何爲單單尋到我這樣一个無依無靠的寡女。便是我允從了你們。你們却有什麼利益呢。蘭老夫道。这个道理容易解得。只因我們受那專制之毒。受得太深了。所以事成了後。再不願有个人卽了尊位。只是事無專主。也難成功。所以才想出了這個計較。叫你卽了尊位。坐擁虛名。仗着你那副美貌。及幹才。自然能屈服人民。我們却借了你的名號。一件件去管理他們。如此一則。免了暴君之禍。二則事情易辦。三則便了我們。四則亦不難爲了。你。你。如。今。可。

還明白了麼。公主道。原來如此。也還有理。只是如今我允從了你們。却把什麼做了表証呢。蘭老夫道。飛蛾將要育子。尚有蠶繭遮身。何況你允從了我。便是我們九萬人之共主。如今皇宮還沒有騰出。御座也沒有掃清。只好請你到一個所在去。免得先教你露了風聲。壞了性命。公主道。什麼一個所在。快告訴我。蘭老夫道。老實對你說。是要請你到一個地窖裡去。那地窖非比尋常的地窖。却是我們的議事會堂。因為要避警察耳目。所以才造得這般秘密。公主驚道。地窖呀。叫我住在裏頭。怕要死在裏面。我是不去的。蘭老夫道。公主。為何你又不明白了。這等好所在。照你現在的地位。真是求之不得。只怕你不進這地窖。你的死期。這才不遠呢。公主道。你們既奉我為首領。何不就許我在自己宮中住。你們但須保護我一下子。便也無妨了。難道做了個九萬人的公主。連個性命。還不能得他下人的保衛麼。蘭老夫道。不這麼

說。你。難。道。不。聽。見。俗。言。道。蛇。無。頭。而。不。行。我。們。若。容。你。住。在。這。裡。設。或。有。甚。差。池。必。然。亂。了。人。心。到。那。時。候。非。但。露。國。的。同。胞。不。能。拯。救。而。且。先。自。取。殺。身。之。禍。這。事。如。何。行。得。况。且。這。時。候。也。不。過。暫。屈。你。數。天。過。了。一。禮。拜。便。要。奉。你。進。了。深。宮。登。了。皇。位。的。公。主。道。這。事。叫。我。真。難。處。置。弄。到。結。底。好。歹。總。有。一。邊。失。敗。只。是。失。敗。在。大。人。一。邊。和。失。敗。在。細。民。一。邊。其。間。所。差。却。不。小。了。蘭。老。夫。道。你。道。我。們。盡。是。些。小。人。我。們。黨。中。王。侯。將。相。也。不。計。其。數。不。過。短。了。一。個。專。制。魔。君。和。那。少。數。的。貪。官。污。吏。罷。了。公。主。道。能。得。這。樣。便。好。只。是。允。從。與。否。却。還。要。給。我。些。時。光。容。我。忖。量。一。回。如。今。我。的。地。位。好。像。立。在。一。個。山。巔。之。上。上。面。崛。崎。難。行。下。面。顛。跛。不。測。背。後。還。有。個。幽。深。不。過。的。深。淵。進。退。上。下。總。是。個。險。不。過。與。其。墜。入。這。深。淵。之。內。到。底。還。是。跌。在。下。面。顛。跛。地。方。來。得。好。些。你。們。這。一。面。也。不。過。像。那。淺。些。的。地。方。罷。了。至。於。坦。若。長。

途。却還不必。所以要得好。總須容我忖量忖量。再允。蘭老夫道。這也可以。你畢竟要多少時光。才能委決得下。公主道。大約有一點鐘的工夫。也就儘够了。蘭老夫道。就照你意思行事罷。我們也不用站在這裡。各自出去。索性讓你靜心忖度。等到約莫過了一點鐘。却再上來。討取回音。如此可稱了你心麼。只是你須用心籌畫。不可到了那時。仍然依回兩可。並且再多了時候。你也狠危了。公主道。請你儘管放心。你們既肯爲我出力。難道我們立意要欺瞞你們。那也不近人情了。蘭老夫道。這話却對了。況且現在可以救你者。除了我黨以外。也就別無一人了。說罷不等他再說什麼。那十數個人。都向他一鞠躬。深深到地。別轉身子。竟一个个魚貫而出。下樓去了。那親王看見這樣。便道。他們到那裏去。我須跟了去。看得清切。順便訪到了他們巢穴。那倒也是一件意外的大功。想罷。輕輕舉步。摸下樓來。出了大門。追着了那十數

彼 得 警 長

個虛無黨。且不上去聲張。只悄悄地跟在後面。一路出來。沒人瞧見。華公主的宮中。又並無一人看門。所以此刻那座王宮的大門。開得筆直。竟像沒了居人的一般了。如今且不說警察長私行探查那些虛無黨。也不說華公主在宮中作何舉動。且說那白婢奉了公主之命。前往法國成衣店去監工。出得門來一看。天已傍晚。便加緊行上幾步。一路且不到成衣店去。只向英公使使署進發。這是什麼緣故呢。且待我慢慢表來。列位自然得知。原來這天早上。白婢覷着公主接待親王府來人之時。出其不意。又到愛黛房裏。和他聚在一處。談話之間。愛黛提起當初和英公使署內隨員古登。結過愛情。並曾訂定婚姻之約。他就把這事記在心內。所以如今一出門來。心中便尋思道。我們小姐。現在深居險地。他却自己還不知道。幸有我在旁。不時照料。遇有緩急。尚可逃命。如今我奉命出來。他不是成了孤立了麼。那却險殺人了。

我看那公主的舉動實在不安好意。再過數日。好歹必有變端出來。便仗着一個婢女之力。料想也濟不得甚事。小姐既向我說。有個英畧的隨員。是他情人。不如待我乘這空兒。先到那裏去報個信。說愛黛現在王宮十分危急。請他出力一救。我想這英國公使。在這裡很有勢力。若去求他手下的人。或者倒能救出我小姐性命。也未可知。主意已決。兩隻腳不知不覺。便向那個方向而來。到了那裡。特別把那使署注了一注意。只見樓閣崔巍。十分壯麗。看了之時。倒不覺有些胆怯起來。便在門首狐疑了好一回。末後鼓了一鼓氣。也不管他利害不利害。直奔正面那座雲石的階沿上來。到了廊下。就隔着窗向裏面人說明。說是要求見隨員古登先生。不多一刻。就見走出兩個僕人。前來問他來意。聽了他的話。只裝作不懂得的一般。後來因白婢口口聲聲。說要見古登。那兩人便高聲喝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個瘋癲婦人。我們

上國的隨員老爺。也是你這等賤奴。可以求見的麼。說罷看見白婢立定身體。絲毫不動。口中還是說要見。那兩人便大怒起來。一齊奔到他身邊。一人一隻臂膀。把他吊起。要望階下雪堆中丟下。還沒舉手。就聽裏面又出來一人。看了他們這樣。口中嚷道。這些賤奴。也不管青紅皂白。只顧欺侮好人。還不快與我放下。說着又奔過來。舉起木棍。向那二人面上。各擊了一下。那二人到了這裡。才慌了手脚。放下了白婢。垂着雙手。立在那裏。一動不動了。白婢抬眼去看那人時。只喜得他心花俱放。原來來者不是別人。正是他一心要見的古登先生。那古登且不去理那兩人。便帶了笑來慰問白婢道。這兩個賤奴。可曾傷你麼。白婢道。這倒還沒有。古登問道。你尋那一個的。白婢還沒回言。就中一個僕人答應道。他是來尋一個不在這裏的人的。那一個也接上來道。老爺。你莫去理他。他是一個狠壞的人呀。白婢忙叫道。你休聽信

他們。我是華佳公主宮中。一個使女。是爲了一件要緊事情。特地來給你老人家來報信的。古登便罵那兩人道。好班賤奴。還敢在我面前說謊。又回頭問白婢道。你且說。爲了甚事。要來見我。白婢道。若非事情緊急。怎敢來驚動先生。只是這件事。須得密談方好。切不可被人聽見。古登聽了。又回過頭去。罵那兩人道。你們站在這裡。想做些什麼。還不給我快滾開去。那兩人聽了。不敢不走。只是口中仍在那裡大罵白婢。古登見他們去遠了。便問白婢道。如今別無他人。在此。你儘可放胆說了。白婢道。先生。我且問你。你既身爲英員。可肯在這虎狼巢中。搭救一個同種的英國女子麼。古登道。那是我的本分。也是我所至願。但你既是華佳公主的侍女。那裡又有什麼英國女子呢。白婢道。我現在要說的那個姑娘。在英國則爲貴族。在我公主宮中。却也差不多。一個奴隸的身分。只因相貌生得太美。來到俄京。竟被他占了魁首。所

以我公主因此之上。恨他入骨。如今他已險極在那裡了。古登道。你說的究係何人。我不懂得。白婢道。說來不是外人。便是希望將來和你結成婚姻的。那個人。古登急問道。呀。奇了。他叫什麼名字呢。白婢道。我這樣說着。難道你還不知道。我說的就是愛才。說到這愛字。只聽背後有個狠糙粗很快利的聲音。高叫道。呀。古先生。你好呀。我在這裡。把你捉住了。說話之間。早有一個人向古登背後。把他雙手帮住。然後伸過頭來。古登回眼向他一看。原來就是新近結識的一個少年俄人。當時定了一定神。便叫道。阿力克塞。不要玩。請放我一分鐘工夫。讓我給他說完了話。只見那人似笑非笑的說道。不可。老朋友。我那裏容你去管那些閒事。說罷。哈哈一笑。不知那人到底有何意思。要來阻擋白婢和古登說話。且看下回分解。

事機不慎警察知情

諭旨飛臨親王失意

話說古登正和白婢談天。忽然被一人把他手臂帮住。他回頭一看。認得是新結識的一個俄國朋友。名字叫做阿力克塞的。以為是他無意取頑。便想掙扎出兩臂。那知他筋力甚強。一時竟再也掙扎不脫。又不便十分和他爭執。只得回過身來。和他說話。這時候古登的背。自然是向着白婢了。那知就在這個時候。旁邊輕輕閃過兩個警察來。手中拿了一塊很大的覆面布。扯開了。在白婢背後。向他臉上這一丟。把口鼻套住。再用力往兩旁收上一收。白婢登時就氣咽咽喉。說不出話來了。那兩人一個一邊把他吊起。逕奔門外而來。到了那裡。早見有輛雪車。停在側面。便把他往裡就一推。那兩人把馬背上。鞭上一鞭。一同押着。便向最近的警察分局而去。不到二三分鐘。早

彼 得 警 長

已去得無影無踪了。看官你道這是件什麼事情。原來那古登的朋友。向受警察長的號令。充當不出名的警察的。方纔聽了白婢的話。知道這事。萬不可教古登得知。所以裝着頑笑的摸樣。把他身子騙轉。便好動手。閑話少講。如今且說當時那人見事已成功。便把古登雙手放開。口中還操着不規則的英語。陪着笑說道。我門大家玩玩。你却不可認真。古登一心記着要和白婢說話。便也不和他多講。別轉身來一看。忽然不見了白婢。當時駭然道。難道這一刻時刻。他就跑去了麼。那人帶笑說道。他等不及你。自然去了。古登問道。你可看見他從那條路上去的。那人道。這却沒有留心。我好好和你取玩。誰去理會他呢。古登聽了。不覺頓足道。這是件狠要緊的事。竟會如此錯過。若能多和他說一句話。教我明白了其中細情。便是出一百磅的賞金。我也是情願的。那人聽了。便道。實在是我不好。如今你且站在這裡。讓我追出

去尋了他來。大約他必是從這條路上去的。好在他戴的頭巾形色。我還認得。或者竟會追得轉的。說罷。也不待古登回話。一個箭步。竄下庭心。急匆匆出門去了。古登此刻。剩了一人。心中沒做理會。只得也走到門前。在左近踱來踱去。等他回來。那知等上一刻多鐘。還不見白婢回來。也不見那人踪跡。又把這事細細一推詳。暗叫道。這事有些不妙了。原來古登雖聽說愛黛已經回國。只是怪他爲了什麼。以致這麼急促。心中不免時時有些疑惑。那天又知道白稚德。是被人用藥謀死的。心中便越發不安。方纔又被白婢這一席話。當時雖不甚明白。如今回想起來。却句句關着愛黛。莫不是那個女子。竟是愛黛不成。這樣一想。便罵那阿力克塞。太覺使刁。並且還覺着他也是個警察了。當時古登倚在那支手杖上。呆呆想了好一回。越想越慌。想到後來。竟像他心內情人。真個還在俄國。並且還在那裡。有十分的危險。估着阿

力。克。塞。不。會。再。來。等。他。也。是。枉。然。只。因。想。起。方。纔。聽。見。白。婢。說。那。個。女。子。在。華。佳。宮。中。就。提。起。手。杖。一。路。逕。奔。公。主。王。宮。而。來。心。中。原。也。知。道。雖。然。到。了。王。宮。也。不。能。把。他。內。外。搜。索。一。回。只。是。好。像。這。一。來。略。覺。放。心。些。而。且。或。者。機。會。湊。巧。竟。會。尋。見。他。亦。未。可。知。所。以。不。管。他。怎。樣。一。路。急。急。趕。去。剛。走。到。相。近。王。宮。的。那。佛。考。可。地。方。忽。然。有。一。乘。雪。車。劈。面。迎。將。上。來。擦。肩。過。去。的。時。候。只。見。車。中。有。個。人。向。外。喊。道。阿。呀。你。是。受。了。傷。的。人。怎。麼。這。個。時。候。還。敢。在。街。上。行。走。古。登。立。定。了。腳。看。時。原。來。車。中。之。人。不。是。別。個。正。是。那。哥。老。羅。開。親。王。這。時。候。那。乘。雪。車。也。停。了。當。時。古。登。免。不。得。走。近。前。去。和。他。招。呼。及。至。他。問。起。情。由。古。登。把。一。切。的。事。約。略。告。訴。了。他。一。番。並。說。不。能。久。談。因。爲。要。趕。到。華。公。主。宮。中。去。呢。那。親。王。聽。罷。驚。道。那。有。這。事。莫。是。你。弄。錯。了。況。且。此。刻。時。候。已。晚。不。知。他。接。見。不。接。見。呢。古。登。道。那。我。一。定。要。見。他。還。要。和。

他商量些什麼呢。那親王道。事雖如此。只是還有個關係在內。那公主年輕貌美。又且是個孤兒。怎肯輕易深夜接見外邦人員。即使他爲人和善。待你格外要好。竟把你接見。常言道。人之多言。你可能保他在俄京的名譽。不致被人誣蔑麼。你須知道。一個年輕閨女的名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呀。何況他又是一個公主。古登聽他說得有理。只得把方纔那件事。暫擱一夜。便道。王爺你說的不差。待我明天早上去罷。只是前回聽說王爺曾當面奏過天皇。說愛黛姑娘已經取道德京回去英國。這個消息是確實的麼。那親王道。這話是他父親向我說的。不然。我那裡得知。那天造船長進宮的時候。我恰和他途中相遇。我問他從那裡來。他就說才送小女上了火車而來。你道這話還有什麼不確呢。古登又問道。王爺或者他爲了甚事。故意騙你。也未可知。那親王笑道。老夫辦了這多年警察。難道被人騙得過的麼。古登也笑。

道。這騙得過三字。其中却有些意思。好像是被人騙過而後察覺的。可是麼。那親王冷笑道。正是你好乖覺。古登道。如此你就該把愛黛果否離去俄京。告知我聽才是。那親王道。講到愛黛的行踪。我所親耳聽見者。原只如此。如今你既然苦苦相詰。好。明天中午的時候。我必能把我所知的確實消息。告訴於你。古登道。王爺果能如此。使我感激不了。方纔有人傳說。說是愛黛在華公主宮中。受那公主百般虐待。如今看來。竟是有些不確了。那親王道。可笑可笑。這種話。是誰人說的。那裡會確實呢。古登道。說來原也奇怪得狠。這話不是男人說的。却是一個婦人說的。只是他恰沒有向我說出愛黛名字。那親王道。古登先生。你到了敝國以來。也應知道敝國的風俗了。敝國的人。原是奸刁不過。你怎的不要上了他的當。古登道。原來如此。我如今領教了。那親王笑道。並不是我毀謗本國。實因欺騙外人是件最不恭敬之事。我素

來最痛恨的。但是明天中午。你恰一定到我宮中來。如若你不致失約。我必能使你有个頭緒。如今你若聽我的話。還是快快回署的好。這時候也該安睡了。俄京晚上的空氣。是很不利於身體的。何況你又是病後呢。古登道。承你規戒。我誓必聽你。只是此刻。我還想向前略行幾步。也就回去了。那親王聽了。自然不很入耳。望了他繃了一繃眉。便又很和善的說道。這時候外面端的寒冷非常。你若要想看看夜景。何不進我車子來。一同行一刻。你不曉得。現在俄京又有那種暴動的團體。叫做虛無黨的。在這裡十分造事。意欲乘機竊發。我正在這裡鎮壓。不到半點工夫。包管街上多有哥薩克兵站滿了。像你這樣戴了頂黑色帽子。披了件黑色斗篷。倘被他們看見了。一定當你是個亂黨。那時不管青紅皂白。把你捉住了。還要吃苦呢。所以你還是同我順道回使署去罷。古登聽了。也就順水推船。答應了。跳進車中。一同坐着。

彼 得 警 長

暗想自己正要打聽愛黛消息。結識下了這個警察長。料想也不無小補。這時候車行甚疾。那親王一路和他談些閒話。但是古登心中。只記了愛黛這件事。一時竟應接不上。雖然勉強應答了幾句。却也含糊閃爍。如在夢鄉。到後來雪車行得愈加快了。轟轟隱隱。正不知走了多少路途。不過每到一所警察局。必然停車幾分鐘罷了。後來行到一所警察局前。那車還沒有停止。就見有個警察中長。立在那裡恭候。等到一停了車。就呈上一封信來。看他樣子。甚是匆忙。好像已在那裏尋遍了的。一般。跟手就舉手齊額。向親王行了個軍禮。口中說道。王爺。你在那裡。險些兒沒有尋殺小人。方纔天皇爺在冬宮。面諭小人。教把這封手諭。送交王爺。小人一路上那裡沒有尋到。幸虧在這裡倒遇見了。說罷。又是一個禮。那親王接書在手。聽他說得這般緊急。不覺突然一驚。後來拿起信來。映着燈光一看。只見信面上俄皇御筆。標着。

後面火漆封口。又印上火速遞交的字樣。看這情形。像是非常緊急的公文。那親王一面拆封。一面兩手有些發抖起來。及至拆開看時。只有寥寥數句。道諭哥考羅開親王知悉。朕於今日起。已決定從此。凡有婦人孺子犯罪。到案。再不將鞭笞撲死之刑。加於其身。並凡有案關婦女者。朕須親自審問。即以諭到之時起。永遠奉行。不得有違。欽此。下面有一行小字。註明禮拜三日晚九點四十五分鐘。由冬宮發字樣。那親王看罷。把這手諭。雙手向額上一舉。以表敬忱。然後拿來。摺上幾摺。放入袋中。口中自言自語道。天皇突然下這諭旨。想來必然有甚意思。說罷。分付開車。那警察中長。交代已畢。也自去了。那親王靠着車背。一臉上都是不悅之色。暗想這件事。必有緣故。敢是愛黨之事。他也有了風聞了。又想起方纔探訪的事情。不覺心中自歎道。那蘭老夫。一向只把他當作腹心。不道也會這樣叛我。如此看來。我此刻竟是四

面都是奸細了。這兩天諸事不順。不要撞出什麼禍事來。在今夜天氣未明以前。必然要把那兩個女子。處置妥帖。方能高枕而臥呢。又想如今雖然有了這道旨意。不能把他們二人明正典刑。但是西比利亞苦工那個苛條。却還沒有停止。那就也够他們受用了。忽然又一轉念。暗道不好。若然留了活口。終究必然敗露。我何不這樣這樣的一做。瞞住了天皇。諒他也沒奈我何。主意已定。心上便覺得十分自在。遂又和古登談些閑話。又行了有一刻多鐘。那乘雪車。忽然又突然停住不行了。要知又到了什麼地方。再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決進退煞費苦心

捨嫌疑同逃大難

話說那親王正和古登談天。忽然那雪車又停住了。伸出頭去一望。便招呼古登道。古先生。你們貴署已經到了。你請就此下車罷。你如能聽我良言。今夜再不要出外遊行。停刻如聽見街上有甚响動。請你們也不用擔驚。這不過是那些亂黨暴動。經警察兵和他交戰罷了。再過上十分鐘。街上便有哥薩克兵站滿。你須要自重呀。說罷。把手一拱。說聲再會。古登只是諾諾連聲。等他說完了。才說道。王爺。方纔承你允許之事。務須替我實行。切不要貴人忘事。那親王道。古先生。倒這樣關心。只是不才記性素強。又兼奉了台命。這是一定不會忘懷的。明天中午時候。你一准到我那裏。我一准有個道理給你。你今夜回去。只管安心睡覺。再不要疑心他受了什麼危難。或是有甚不安全之處。以致晚上失了睡。明天不能踐約。就是了。古登聽了。便又諾諾連聲的答應了。方才辭別下車。他自行回署。那親王別了古登。吩咐馬夫。加上

兩鞭那乘雪車風馳雲卷向前行去。不表話中却說華佳公主自蘭老夫這一班人去後。心中再一盤算。禁不住發起抖來。因爲這件事實在來得大難處置。說是從了皇黨罷。那班虛無黨必然恨我入骨。眼見片刻便有殺身之禍。說是從了虛無黨罷。那班人人數雖多。却盡是些烏合之衆。又兼心存叵測。稍一差池。便連暗殺。就使大衆歸心。惟我爲尊。但是那些人。行爲僞僻。那裏像是成功之人。一旦事情敗露。或是受了挫折。常言道。捉賊捉王。我既做了黨魁。自然被人指目。那時科辦起來。免不得身死名裂。又且我又是個皇族。據例皇族通同謀叛。比尋常罪加一等。你想本是個叛逆的罪名。又吃他加上一等。怎不要剝了皮。抽了筋呢。我還記得數年之前。有個年輕的伯爵夫人。因爲通了逆黨。後來案情發覺。竟被推入油鍋。活活炸死。這等罪名。我一個弱不勝衣的女子。可能担駕得起麼。想到這裡。覺得筋也酥了。骨也醉

了。心中只覺得昏昏沉沉。那裡還像想得什麼主意。幾次三番，要想把劍自裁。只是提劍在手，又想起自己這般年貌，日後必有非常之福，便是眼前受苦。料想神聖也來保佑，諒來這樣一個人，決不會冤冤抑抑，就此消滅的。想到這裡，便又把劍丟在旁邊，只管呆呆立住，看定了那個躺着的愛黛。心中一上一下，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一眼瞧去，只見愛黛的眼睛，像是張得很大在那裡。再子細一看，何嘗不是呢。敢是早醒了過來了。當時眼見情景，不覺就得了一計。突然把身子向上跳了幾跳，口中如癡子一般的狂叫道：救命呀。救命呀。只見愛黛聽見了，在那裡有聲無氣的問道：什麼事情呀。阿我知道了。這個花球，是他送給你，叫你和他結婚的。如今被我撕碎了。所以這般發急。可是麼。公主道：不是不是。可憐你至今還不知其中的道理呢。我向來待你的法子，果然是狠不對呀。說着，把身子跪在他身畔，口中又哀哀

彼 得 警 長

的說道。我方纔和你講到古登的說話。原是沒有一句是真的。那古登爲人果然有情。自從和你約了婚。竟和我愛情一日一日的淡了。也是我存心不良。懷了妬意。所以才委宛曲折。把你們拆做兩塊。本意不過算報報仇怨的。不道如今弄火傷身。我如今也有個切身的大禍了。你若然要見古登。必須提起精神。和我同心逃難。不然再過一刻。我和你兩人的性命。一齊要不保了。愛黛姑娘呀。你英國人的勇敢智能。是天然生成的。此刻可不要把他忘了。呢。愛黛雖然這時候還有些糊糊塗塗。只是聽他說得切實。心中一震。精神便長了許多。一面用手去擦那兩隻眼睛。一面口中說道。公主。你莫這樣驚慌。但有可以免你禍的。我自想沒有一件做不到。公主道。如此甚好。這事若然幹成了。非但可以救我。而且也救了你自已呢。因爲那警察長。已知道你在我宮裏。聽說明早要來拿人。並且連我也要拿去問罪呢。你想這個

禍患。可大不大麼。現在我可望免禍者。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我和你暗暗前往天皇冬宮。求他略加憐眷。彼此便可免禍了。我想我們仗着這付相貌。料道必然能够感動聖心的。况且還有一件事。可以使他心中歡喜。你我兩人。也不算無功。就是那秘密黨的密謀了。若把這事奏聞。我和你便有保駕之功。他也必能保護我們了。愛黛道。這事好雖好。但是俄京城內的街道。那一處沒有警察把守。你我兩人。相貌又奇。身體又弱。半夜三更。在這虎狼穴裡逃生。那可不太危險了麼。公主道。這些些不難處置。並且我早已打算定了。你道警察利害。難道就忘記了。我也是个秘密警察麼。回來出門之時。只須把全身的。秘密警察的徽章。掛在胸前。除了那警察總長之外。那些尋常的警察。誰敢上前來查問呢。便是到了天皇冬宮。宮內的人。那个不遵警察省的號令。自然也都放我們進去了。請你只管放心罷。愛黛聽了。便起身問道。

彼 得 警 長

公主。既然百般都已妥當。但是我跟了你去。應該怎樣做法。還得指教指教。公主道。你只消跟我進宮。餘外之事。一概用不着你費心。我自然會替你一件件辦妥的。我前者把你美貌毀壞。原不過爲遮人耳目起見。如今進宮見駕。正仗我們這付美貌。才能够成事。所以當初是我改變的。今夜還得由我給你恢復過來。非但恢復過來呢。還要替你十分修飾。務要使人一望之下。猶如天仙下凡一般。那才有用。姑娘你且把那件大衫來給我披上。你再去拿盆水來。待我立刻代你恢復。快些罷。這時候鐘頭已到。我們再不能稍遲一刻了。公主頻頻催促。愛黛却並不知道有那十三人。即刻就來之事。所以一頭答應着。一頭看了那些花瓣散滿在地板上。嘴裡還只管說道。咳。這些花朵。真是可惜。待我去收拾了起來。却再理會旁的。公主發急道。姑娘。此刻並不是收拾花瓣的時候了。請你丟開了。快些去拿熱水罷。愛黛被他這麼

一催。方才答應着去了。公主這裡。自己把那些花瓣細細拾起。想起這是有毒的。沒个安放處所。順手拿來。向那火爐中一丟。一陣清烟。眼見得是燒个淨盡了。不多一會。就見愛黛捧了水進來。公主接着。叫他坐下。自己却站在他面前。給他細細用熱水。把那臉上的藥料洗淨。洗了一回。叫他張開嘴唇。把牙齒上的黃色。也給他刮洗了。然後把面鏡子。叫他自己去照一照。愛黛對那鏡裡一瞧。果然明眸皓齒。粉臉桃腮。前日的黃臉婆子。一刻兒又變成了个絕世佳人了。梳洗已罷。公主拿出表來一看。只見從那班黨人去後。早又是三十五分鐘了。再過一刻多鐘。便要脫身不得。所以看了看愛黛道。你相貌依然美麗。只是還得把件最華美的衣服來襯托襯托。我那件湖色天鵝絨的外衫。身材長短。與你適合。你可把他罩上了。愛黛道。公主既然要緊逃難。可以不用了罷。公主道。你不曉得。這番的去意。原是越美越好。你既不

要穿他。快去拿來我穿。不一刻愛黛從衣架上拿了下來。給他好好披上。這時候諸事已妥。公主心中便覺寬了許多。含着笑向他說道。我並非過事修飾。也無非爲性命起見。要求免禍罷了。說着便把愛黛的粉腕。輕輕挽住。一同行到那面大著衣鏡面前。向那鏡裡照了一照道。你看我們。如今不又成了一對美人了麼。愛黛道。公主的美貌。自然比我強得多呢。他說這話。並不是有心譎媚。却是出於本心。但是那公主聽了。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姑娘。你莫要謙遜。我相貌如何比得上你來。爲了這個緣故。累得我用盡心機。險些兒沒有把你毒死。倘若如今沒有禍患。只怕還不能這樣和好在一塊呢。外面一隻衣櫥內。去取出兩件厚重的皮斗篷來。我們披上了。快到天皇爺冬宮內去罷。正說到這裡。愛黛忽然面孔一呆。側着耳朵向外聽道。外面像有吹軍號的聲音。莫不是有甚危險麼。公主道。不要緊。隨他去。想是和我們沒

甚關係的。愛黛聽了。便不多言。自去櫥內取出了兩件斗篷。彼此各自披上一件。公主道。今夜天氣好不寒冷。最好原是乘坐雪車出去。只是此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便是宮中的奴婢。沒一个果然靠他得住。倘若我們坐了雪車出去。那馬夫或者暗中受了警察省什麼號令。不把我們車到冬宮。倒把我們駛到警察省去。那時就無路可逃了。說罷口中又連連禱告道。塞爾奇斯神聖。如若有意。今夜必來保護。因爲我一响供奉。最爲誠敬的。正說之間。又聽樓下門外一陣棚棚的亂響。不覺驚得呆了。口中只問道。只是什麼聲音。狠覺有些詫異呀。愛黛隨口答道。這聲音好像是有人搬運箱籠的一般。說罷。又驚道。阿呀。又不像了。這到底是什麼呢。還算公主有些主意。當時忙安慰他道。來來。我們且莫驚慌在先。以致失了理會。落在敵人手裡。如今他們既已進來。料想片刻之間。便要登樓。我們二人。索性趁此刻躲到外間房

長 警 得 彼

內暗處去。覷個破綻。悄悄下樓。幸虧我胸前掛了警察的金牌。料道他們。還不敢十分阻擋。我們快些走罷。說罷。二人把斗篷各自團一團緊。齊向房門而來。到了門前。公主就輕輕用手去拉住門環。緩緩往懷中一帶。門開處。伸出頭去一望。不知看見了些什麼。只聽他口中低低驚叫了一聲。將身從新縮了進來。一手把房門掩上。一手拉着愛黛的衣衿。說道。櫥內櫥內。姑娘。我們此次。倒逃得太晚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前狼後虎厄運方臨

斬草除根狠心太甚

話說愛黛見那華公主開了房門。往外一看。就嚇得那般模樣。便連忙問道。難道是他們來了麼。公主道。正是。我們逃得太晚。那些警察已到了。扶梯下

面了。遠遠望去。約莫有十二三人。內中有幾個。肩頭上扛了一件大物。像是棺材的樣子。不知是什麼意思呀。這副景象。太覺蹊蹺。我唬得心胆俱碎。差不多要跌倒了。你快快扶了我。一同往那大櫥裏去藏躲。不然。他們就要進來尋見了。愛黛忙道。公主。請你不要慌。我照你所說的做罷。至於那口棺材。公主。你會說現在城內。瘟疫盛行。莫不是誤抬到這裏來的。公主道。能够這樣。便好。照我所看。只怕是特爲我們預備的。噫。那警察長原曾叫我。把你謀死。他自差人送材來殮你。這一口材。倒還平常。那一口却抬來做什麼。豈不是要連我活殮了麼。如此看來。那些虛無黨告訴我的話。竟是句句都真。懊悔沒有早定主見。以致入於那萬惡無窮警察長的玄中。姑娘呀。現在我們所有一線之生機。就在這個櫥內一躲了。說罷。二人慌慌張張。齊奔那具大櫥而來。到了櫥前。揭開櫥門。一齊鑽了進去。順手拿來反鎖了。幸虧這個櫥

身。甚是寬大。所以二人在內。並不擁擠。就是櫥中的空氣。也足夠他們呼吸。也就並不悶氣。華公主倒着身體。去鑰匙縫裡。往外張望。看看他們作何舉動。那知他們才閉了櫥門。那扇房門。呀的一聲響。就見有十二個人。一擁進來。个个頭頂軍盔。身穿灰色的警察號衣。他們肩上所抬的。就近一看。果然是兩口薄皮棺木。一進房來。先把這兩口棺材。往樓板上輕輕一放。公主一頭瞧着。一頭抖着。一頭輕輕的告訴愛黛道。他們抬進來的棺材。都是黑色。照俄例都是奴隸們用的。呀。他們已將棺蓋揭起。裡面竟已有了屍身了。姑娘。你來看看罷。我實在驚得支撐不住。說罷。將身縮下。只聽他滿口內的銀牙。一个个捉對兒厮打。可見他心內已是唬得說不來了。愛黛就輕輕移動身子。爬到洞邊。把一隻眼子子細細張了一回。公主問道。你見些什麼。快告訴我。愛黛道。他們扶起棺內的屍身來了。呀。這不是屍身。好像是個病重的

人還沒有死透的呢。你看他真沒有死。那兩隻眼睛。不是在那裏團團的亂轉麼。看他衣服。好像是兩個婦人。那衣服的顏色。狠像你平常所穿的。並且他們頭髮。也是一個黑髮。一個黃髮。竟像是我們二人的替身呢。公主。他那面孔。好不可怕。面上多是些腫泡。還有許多腐爛之處。好像塗滿了好幾層的厚粉。那相貌竟不像個活人了。公主道。照你所說。這兩個病人。是患痘症臨危的了。你再往外留心看來。愛黛又道。那些警察。都往一個瓶裏。喝那亮藍色的火酒了。公主道。那是他門做了這種可怕的事情。生恐時候久了。精神委頓。所以仗些酒性。長長精力的意思。姑娘。你但須靜心看着。千不可驚叫。萬不可昏倒。以致被他們看破機關。只要再等上十分鐘。使他們尋不着我們。我們的救星。也就到了。到了那時。人數比他來得多。本事比他們來得強。那十二個警察。還怕他們做出什麼事來。愛黛道。我只在這裡用心瞧

望。毫不慌張。你却不可急壞了。我的性命。是跟着你一起死活的呢。說罷。又道。他們喝完了那瓶酒。却一齊動手把那黑髮的病婦。移到你床上睡着。如今又把那個黃髮的。移到裡房去。想是要放在我的床上。呀。是呀。果然放到我床上去了。那扇裡房門。半開在那裡。所以我望得狠是清楚。如今他們在那裡抹手。有兩個又在那裡喝酒了。公主聽到這裡。便把身體爬到愛黛身邊。口內低低說道。你告訴我他們許多舉動。我此刻都已明白了。這兩個放在我們床上的可憐婦人。乃是尋來代替我二人的。我們既有了替身。他們就把我們真身。放在這兩口材內。抬去埋葬。你道對也不對。我是以為一定如此的。了。愛黛道。公主。這話却還不敢信以為然。我想世界上。凡是父母。生養的人。總該有些人心。那警察長。雖然凶橫。決不致於把這樣的惡刑來處置我們兩個嬌弱的女孩子。公主。請你不要再說這些可怕的話。我已經唬

得支持不住。因為聽見那個黑髮婦人。還在你床上呻吟不絕呢。嗚。他們裝在棺中。怎麼還不氣絕。呀。是了。那棺蓋上有个小小的洞。見那裡呢。公主道。我猜得可是麼。他們竟是要把我們裝成个疫死的樣子。抬到荒僻去處。一齊用鎗打死。那個洞兒。是預備我們呼吸的呀。那親王竟要把我們活活處死。那心腸也太覺狠辣了。愛黛道。公主。請你安心些。我想他雖然這樣惡毒。但是我們既沒做甚惡事。又沒犯甚大罪。皇天有眼。也不會使我們二人得這般一个結果的。你此刻敢是唬偏了心了。不然。怎將你同國的人。說得這樣過分。公主道。我說的話。那裡就算得過分。你曉得俄國的警察。原是凶暴不過的。何況又加上了這個魔王。指揮其間。他們所做的事。還可以把天理人情。來測度的麼。他的意思。凡是俄國的人。要沒一个不服順他。如若不然。便把他置於死地。才說到這個死字。忽聽得外面一陣靴聲。跟手又有人用

手來搖動櫥門。因見反鎖在那裡。就聽有个人大聲的吩咐道。快些用力打開。公主聽了這樣。只唬得骨軟筋酥。口中還低低向愛黛說道。你須定了神。一動也動不得。此刻事雖危急。只是頃刻之間。我們的救皇。也就要到了。愛黛道。阿呀。我端的要唬死了。我此刻雖然連氣都不敢喘息。只是那心跳之聲。也就可使他們聽得見了。說着。只聽外面一陣拳脚之聲。不到幾下子。那扇櫥門。早已打離了門槽。順勢往外面只一倒。就把裡面藏躲的人都呈露在衆人眼前了。這時候兩個女子。知道躲避不來。只嚇得彼此緊緊相抱。蜂伏在一隻角內。那些警察。見了之時。那肯容情。就有一个人走近前來。伸手把他們拖出櫥門。一手一个。揪住了頭髮。往兩下裡一分。不費吹灰之力。早把他們分做兩塊。直僵僵躺在地上。那些人七手八脚。一闕上前。先把二人手反綁定了。再把脚也綁上。紮縛妥當。就放下了。一同去喝那火酒。歇息接

力只見內中有個人。手握酒瓶。跑到他們身邊。說道。你們吃了半天的虛驚。也得把些酒。壓壓驚才好。華公主就悲切切的問道。你們諸位。是爲了什麼而來的。又爲了什麼。竟把我二人。這樣看待。我自想並沒有犯甚大罪。那裡就到得受你們這般虐待。內中有個人聽了。笑道。我們是奉命行事。那裡曉得內中情節。至於你所犯何罪。諒你胸中。必然明白。若是說我門。如今算虐待了你。照我看來。只怕還太覺和善呢。少停片刻。你們自然會知道的。說罷。回頭對衆人說道。兄弟們。我們趁早把他們裝了箱罷。親王爺現在正在十分危急。不把這事早早辦妥。叫他如何放心得下。又聽一人答道。彼得哥。果然你說得不差。你聽外面礮聲轟轟。敢是哥薩克兵。已出了隊了。那些虛無黨。眼見得不到一刻。就從紐斯幾地方驅逐了出去。就這一句話。和那幾聲鎗響。足使華公主。願望都灰全無。生氣。知道街上有了警兵。蘭老夫一千人。

是不能來救他們的了。只見那些警察說完了這幾句話。過來兩個人。早把他們一人一個。如捉鷄一般。提起來向棺材中一丟。二人在裡頭。雖然十分掙扎。怎奈吃他們縛了手脚。動揮不得。兩眼睜睜。看他們舉起材蓋。蓋了下來。愛黛倒也一切聽諸天命。連呻吟都不呻吟一聲。只有那公主百般爭執。要想活命。白白吃那些警察亂打亂踢。爭扎到後來。連一些氣力都沒了。那些警察方才把材蓋也給他蓋上。這時候天昏地黑。耳中除了釘材蓋和脚步聲音。餘外別無所聞。眼中是越發一無所見了。如今却說那些警察把那材蓋釘了。各人就一齊用力。把兩口材一抬。抬到樓下。放在一個材車上面。這車上並無多人。只有一個御者。那些警察就留下一人。叫他押着這材車。慢慢行來。餘外的人。扯開一面極大的黑旂。把來豎起在在宮頂上。又分頭去把宮門。前前後後。封鎖完密。只留一個門口。讓人出進。又派定一人在那

裡看守。凡有前來的人。如非領有警察牌票。不准放行。指派已定。那九个人才一路取道回警察省去。銷差不表。却說那輛材車。裝了兩口棺木。一路揀僻靜處所駛去。出了京城。取道墨斯古路。直向聖亞力山大細斯開僧寺。左近那塊大坎地進發。外邊的事情。路中無可表白。却說棺內那兩個女子。所吃的苦楚。却是有口也難說了。你想那棺材的材料。是最堅硬的。他兩個嬌軀弱質。平常穿着綢緞錦繡。尤其是嫌他糙了皮膚。如今把皮肉來和木料磨擦。叫他們如可禁受得起。又兼一路上山石崎嶇。十分難走。那材車一上一下。不住的震震作響。那裡面的人。險些兒沒有把心腸都顛翻了。幸虧材蓋上有个小洞。所以呼吸之間。倒還不甚費力。而且仰望上面時。看見幾個星點。歷歷落落的過去。這真所謂黑獄中之一綫光明了。他們雖知道兩口材。必然並在一起。只是側耳細聽。彼此不聞聲息。有時想高聲叫喚。每一發

聲。總被那警察。用木棍在材面上狠擊。所以也就不敢了。如此過了好一刻。忽然覺着身體不震動。敢是那車子停住了。但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據理想來。大概必是凶多吉少。不是什麼善良的去處。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講教堂親王宣死罪

紐斯開帝子警淫威

話說華公主和愛黛被許多警察釘入棺材。裝在材車上進發。行了一回。二人在材內。覺着那材車截然的停止。知道必是行到了什麼地方了。先聽見那御者和那個警察。跳下車來。接着又聽見好像有扇很大的門開了。隨後就是一陣脚步之聲。那脚步響過處。就覺着自己那口材。被人從車上抬下。

又不像兩人平抬。像是把來扛在肩頭上。想來是要扛到坟山上去埋葬了。過了一回。忽然洞內一亮。閃進一個火光來。這時候那口棺材。覺着放在一個堅硬的石台上了。耳中又聽見一陣樁擊之聲。震得那棺身亂動。鑿了一回。忽見火光大亮。那個棺蓋。竟自揭開了。他仰在材內。爲時已久。此刻好像從黑暗地獄。飛入了光明世界。眼前一陣燈光閃爍。倒閃得連眼睛都睜不開了。但覺有人把住了他們手臂。往上一提。就提出了那口棺材。撲的一聲。就丟在一件東西上坐了。大家又定了一會神。方才睜開眼來一看。只見自己身子。乃在一個半明半暗的講教堂內。這教堂的牆頭。面面都用花剛石造成。頂上的椽子。都是黑色的扛木。舉眼向那講台上一望。只見那講台。是用黑色雲母石砌就。上面供奉着一位披那奇阿女神聖像。又團團看了一周。只見滿堂之上。並無一個僧衆。倒齊齊整整。排列了兩行戴盔貫甲的警

察他們兩人正在那裏怔怔的呆看，忽聽門外一陣響聲。那些警察往外一看，齊齊舉手加額，行軍禮致敬。不多一刻，進來一人。那人身材長大，體魄魁梧。身上披了一件跨馬的紅色長褂，頭頂銅盔，足登皮靴，直挺挺走上堂來。二人急往他臉上停睛一望，不覺大大吃了一驚。原來來者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混世魔王警察長哥親王。這時候大概外面天氣寒冷，所以他一部鬚鬚都已凍得捲轉。只是那張冰霜面上，却還精神卓卓，閃爍有光。那親王還沒有上堂。那些警察中，就有個人向他二人喝道：「王爺駕到，快站起來。」這時候二人已驚得半身都麻木了。耳中聽得這麼說，身子却那裏掙扎得起。那警察見他們不動，奔向前來，舉起刀背，在各人背脊上，擊了一下。這才把他們擊得直竄了起來。那親王居中立定，厲聲喝道：「罪人們聽者，這裏乃是阿力山大紐斯開神聖墓上的神堂。凡人到了這裡，猶如入了殯宮一般，再無

重睹天日之望了。那邊那個石臺。正是你們葬後殯宮之屋頂。如今你們臨行的衣服。都已齊備在那裡。請你們快些。各自上路罷。說着話。用手往右面指了一指。二人聽了這話。那裡還有魂咧。一頭抖着。一頭順着他所指的方。向回頭一望。只見右邊堂隅。果然放了一座石台。上面拖拖拉拉。掛住了幾塊破碎不全的羊皮。想就是他們臨終之飾了。華公主到了這裡。不覺哀哀的叫冤道。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歹事。便要受你這樣的重罰。據我想來。我們竟是潔白無罪的。而且非但身子潔白無罪。便是心思也潔白無罪呢。那親王冷笑道。犯罪的人。自然不肯說自己有罪過。如今且待我給你宣布罪案。也教你死而無怨。你第一樁罪案。是無端謀死這女子的父親白稚德。你打算把白稚德謀死了。這女子便有如沒頭的蛇一般。不能和他父親所許的丈夫結親了。不然你何必把他藏匿在王宮內。倒妄報這女子由柏林取道

回英。這不是你的罪名麼。第二件罪案。是通同逆黨。謀叛王家。你若說他人誣你。我問你二點鐘以前。可有一班虛無黨人。到你宮中。這些事情。是我親見。難道我也會誣蔑你麼。說罷兩眼睜睜。住射在他臉上。這時候愛黛聽說他父親。是被公主謀死的心中一痛。早又昏過去了。那公主却還諄諄狠辨道。王爺這宣布罪案的事。也可以這樣任意胡說的麼。你說我無端謀死白雜德。和妄報愛黛回英兩件事。那件事有些確証。至于通同逆黨。越發不分黑白。二點鐘以前。雖然有班人進我宮來。這是他們自己前來。並非我去叫他們來的呀。若說謀害天皇。他們雖曾勸我。我可還沒有依他。你想我一個柔弱女子。那裏禁得住人家進宮。又那裏禁得住人家。叫他不要謀叛呢。我只有存心忠正。僅保一身就是了。你既說親眼所見。那却甚好。我當時拒絕他們的情景。必然也可以表白我潔白無罪的了。那親王把頭一別道。我說

你逆黨。却還寬縱了你。實在你竟是逆黨的首領。我已調查得明明白白。若不將你捉住問罪。上而天皇皇后。中而百官大臣。下而執事官吏。一概都要受你們的大禍了。我勸你事已至此。還是招認了的好。華公主這時候。惶恐的形狀。真是不可言喻。看見強辯不行。只得把柔順的話。去央告他道。王爺。我有罪無罪。如今也不來和你爭辨。只是我向來是你的下屬。如今就算我犯了大罪。你上司也該稍加憐憫的呀。你如若果能替我辯白。我情願生生世世永遠爲你的忠順奴隸。那親王笑道。這些話。越發來得可笑了。我做了个警察總長。全仗秉心公正。方才可以見事無差。我手下隸屬不曉得有許多人。倘若他們个个犯了罪。我也个个去憐憫他們。這還成个什麼事體。還盡个什麼責任呢。所以我警察長的胸頭。竟是用不着。一毫憐憫之心的。總之這世界。已與你無緣。你也不必苦苦去戀他了。華公主叫道。你說那裏

話。我自信還犯不到死呢。說着嗚咽了一回。就翻身跌倒在地板上了。那親王目睹情形。那肯放鬆。向着兩旁喝道。警察們拿他起來。還有話講呢。當時就有個警察。走過去把他肩頭上一把揪住。托地提了起來。華公主經這一下。又醒了過來。那親王又高聲說道。你且不要昏暈。我告訴你。俄國責罰罪人。向有兩個死法。一個就是這樣的活埋。還有一法。是把那犯人發往西比利亞。寒威凜冽。沒有人到的去處。充當苦工。讓他自死。請你隨意揀選那一門。華公主道。于其活埋。自然還是發往西比利亞罷。那親王道。那也由你。如此快來簽名。說着。伸手在衣袋內摸出一張大紙。上面密密層層。不知寫滿了什麼事跡。拿在手裡。向旁邊一個人叫道。披爾尼支。你把筆和墨水都拿上來。應聲就見那個狀如猶太人的人。拿了筆墨上來。華公主吃驚道。你要叫我簽什麼字。那親王道。這紙上所寫的。乃是你歷犯的罪案。如今你自己

簽了字。就算你已經自行承認的證據。然後我們行法的人。也可以發你上路了。華公主道。那却我不能從命。因為你說的許多罪案。我是一件不能承認。實是被人誣指的。那親王道。我的意思。却不信你是無罪的人。所以你還是簽了罷。華公主大叫道。你和我究有何仇。難道一定要陷害我。是個亂黨麼。那親王惡狠狠的說道。你看他滿臉奸相。出口就這般凶惡。這等才料。做個虛無黨首。却也不愧。我有意成全于你。只發你往西比利亞去。你倒一味恃蠻要來和我逞辯。大概大逆不道之人。再不可以格外施恩的好。回頭吩咐那些警察道。把這女子依舊推入棺中。用釘釘了。抬去坟山上活埋。華公主聽到這裏。只恨得直跳起來道。阿呀。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個人。還是個惡煞呢。如今也不用說了。快拿那紙來。讓我來簽字罷。那親王冷笑了一聲。吩咐左右道。快把他的綁鬆了。使他可用右手簽字。說罷。就有兩人過來。把他

彼 得 警 長

雙手放寬。接着那書記官披爾尼支。送上一支鐵筆。一瓶墨水。公主接下了。也無心看那紙上寫着什麼字樣。執筆在手。就向下面具名的地方。簽了個名字。寫完。把筆一丟。撲的一聲。又倒在地板上了。那書記官恭恭敬敬。送呈親王台閱。那親王拿在手中。且不翻看。口中惡狠狠的說道。今晚的事。果然是個極慘的結局。只是也都由你自取的。你在先就不能服從我的號令。到了後來。索性同叛黨。要打算行暗殺主義。到了事臨危急。你又串通了愛黛。要想逃到冬宮。在天皇面前。出首我許多罪惡。害了我的前程。却保了我們的幸福。你的手段。實在也不爲不利害了。哈哈。不道你凶天凶地。也有今天晚上。叫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到底事到臨頭。還是你狠呢。還是我凶。那親王氣象巍巍。旁若無人。一路說着。甚是得意。不料才說到這個凶字。忽聽背後。有個人。說道。只怕還有我呢。那親王無意之中。由不得吃了一驚。急

急回頭去看時。這一唬才唬得魂靈出了頂梁心。再也收不回來了。原來那說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俄皇亞力山大。他說着那話。臉上還放着一種可疑的顏色。看那神情。是把方纔一切事情都已聽了個盡情了。這一來。直把個永不變色的哥考親王。嚇得面色如土。青裡返紅。一時竟沒了主意。停了一停。方才向前一鞠躬。依然如若無事的說道。呀。天皇駕臨。有失跪迎。萬死萬死。微臣正在這裡。辦一件狠可痛的罪案。陛下仁慈。不要驚了聖駕。這件事雖然慘酷。但也實是罷不來的。這個美貌女子。就是前者在御戲園行刺聖躬的凶手。那個黑衣的女子。却曾通同叛黨。謀害至尊。今晚上他手下的人。已經舉他爲領袖。約期一禮拜後。便要實行。幸虧被臣親自察覺。密拿到這裡審問。這兩個女子。俱是罪大惡極。萬死猶輕的罪犯。如今臣已斷定罪名。發往西比利亞充當苦工。現在囚車已到門外。不久便要啟行了。那親王

一路說這些話。那俄皇一路靜心在那裡聽。聽他說到末了。方才大發雷霆。斷喝一聲。身。陡。你這奸賊。還想在我面前說謊麼。要知俄皇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惡貫已盈奸王受罰

禍星乍退弱女逢生

話說俄皇亞力山大。一路聽那警察長滔滔不斷的說着。一句也不開言。直等他說完了。方才大發雷霆。大喝一聲。道。陡。你這奸賊。看你還有本事。在我面前說謊。你自道精明絕頂。你不知道向來做你帮手之人。現在已在我面前。把你所有的罪惡。盡數首告了麼。那親王道。誰告臣來。想來必是陷害臣的。俄皇道。誰來陷害你也好。向着後面叫道。蘭老夫。快出來。和你舊主當面

質對也。叫他死而無怨。說着。就見講台後面。黑影裡。颯的閃出一個人來。這人想就是現在虛無黨的首領。兼充警察省職役的蘭老夫了。只見他跪到堂前。立定在哥親王對面。也不開言。只把兩隻夜鷹也似的眼睛。滴溜溜往親王臉上打轉。那親王見了之時。由不得打了個寒噤。却不便露了真相。只得勉強支持着。向俄皇哀告道。我皇。這個賊奴。向充警察副長。如何會入了虛無一黨。顯見得是個反覆之輩。不知他和我結下了什麼冤仇。所以才捏端前來首告。我皇諒必不爲了這等小人之言。就會疑心於你任用的忠臣的。俄皇道。你道你自己是個信任的忠臣麼。信任我却一向信任你。忠臣却如今不敢相信。倘若沒有他把你首告。我至今還要信你是個忠臣。還要把你十分信任呢。不過我現在心中。只曉得你是個凶惡不堪的賊臣了。你說他人情反覆。他從前失身叛黨。果然咎有難辭。只是如今已改邪返正。不像

你這種棄正歸邪。況且他此番捨其生命之自由。極力來救這兩個最可憐的女子。他的功勞也實在足把舊惡抵過了。至於他自首的話。也句句真實可信。他說前者御戲園放槍之人。並非是什麼女子。就是他自已奉了你的命令行的。不過你這番布置。却並非欲謀害朕躬。實欲借端查問。把那英國女子誣實了。謀刺罪名。那便由你帶回宮中。任意取樂了。並且我前番叫你調查謀害白稚德的凶手。如今從他那裡。也得知那個凶手。就是你自己。並非另有別人。這些情形。都和英員古登前天和我面談的話。十分合節。所以我竟深信不疑。他又告訴我。說你因為留了那女子。畢竟于你有所不利。所以打定主意。索性連華佳也一同組織在一個案內。要想一齊殺了。把來滅口。方才看你所行之事。那一句是他假造于你呢。那親王聽他說得猶如目見一般。早已驚得半死。只是嘴裡還只顧強辯道。陛下。這些都是那賊奴謊

話。沒有一句可以信的。但看那賊子。賊形滿面。那像是個說真話的人。並且他所說的話。那一件有個證據。俄皇道。你且慢着。證據自然會有的。他非但告訴了這許多話。而且還領我到華佳宮中。看過一回。你昨天送他。那個鼻烟匣子。便是謀殺我造船大匠的證據。他們床上。還放着兩個半死未死的人。這是你叫人扛去。代替他二人真身的。這一件。便是你有心陷害兩個女子的證據。你如再不相信。待我索性和你說了罷。你的罪案。還多着呢。他領我看過華佳的王宮。便又領我到你宮中。去看過。從你房內。搜出一卷文契來。這文契上面。載着你的親筆。說要找尋一個面如我從前逃走久了的叔父。康士丁的人。他來替我身登大位。那親王聽到這裡。知道大事已去。料想挽回不來。但是口內還大叫道。阿呀。我不道這個惡奴。竟會毒偏了心。使出這般拏雲移月的手段來。害我一個忠直之人。天皇。你萬萬不可信他。你

但想果真我懷了逆謀。怎肯把這般重要的文件。放在自己宮中。如今我也不和他辯。也不管那文契是那裡來的。只求天皇恩鑒罷了。俄皇厲聲道。哥考羅開。你歷來所犯的罪。也太多了。我來不及一一去追究他。只是此番之事。便是你最後之罪案。你想把那兩個女子發往西比利亞去。我却要使那美貌女子和他約定了的丈夫結婚。那個華佳。我也造好一座寺院。將來把他送入。作為報償。他從前所失之意。外面預備好了的那輛囚車。和掛在石台上的那件羊皮衣。他們現在是用不着了。朕就略加天恩。免你死罪。把來賞給你罷。你那個親王和警察總長的爵號。就從此刻為始。一概給你削去。快些穿上羊皮。坐了囚車。往西比利亞去。我這裡自會派人充你後任。說罷。又重說道。快去。如若再說一句話。看我就叫人把你臉上刺了犯重案的字樣。叫你額外吃些小苦。接着又連連催促動身。這樣一個辦法。竟把一個素

無敵手的混世魔王制得連氣都不敢呼吸。一呼吸那裏還敢說出什麼話來。這時候蘭老夫眼見情景，好不快活。口中還低低說道：你從前把我父親活活鞭死時，看你何等威風。如今可明白了麼？他的兒子在這裏給他父親報了仇，雪了恨了。俄皇聽了，也不言語。伸手在衣袋中摸出一個小冊子來，拿在手中，翻給那親王看道：這冊子上面全是些官員職名。凡是發往西比利亞去的，一律都須編成號數。如今你的號數應掄到西字四百四十五號。發往楷祖哥的古勃尼姆地方充軍說罷，向那些排列的警察吩咐道：快給我把他所有的寶星繡衣一齊卸下，更把那身羊皮的罪衣給他穿上。可憐向日聲勢赫赫鎮懾百僚的警察長，如今只好聽由他手下人替他擺佈。先是兩個上來，給他把衣服一件件卸下，然後換兩個上去，拿那罪衣一件件給他穿上。那身罪衣原來預備給兩個女子穿的，所以短小非常。如今披在

他。那。般。馬。大。的。身。上。那。個。樣。子。說。不。出。格。外。來。得。難。看。穿。好。了。就。命。那。書。記。官。上。前。給。他。胸。前。羊。皮。上。用。墨。水。標。明。發。往。何。處。充。軍。的。字。樣。又。把。西。字。四。百。四。十。五。號。的。號。碼。也。給。他。簽。上。這。一。番。打。扮。竟。把。那。個。錦。衣。繡。服。的。親。王。變。成。了。個。囚。頭。喪。面。的。囚。犯。了。諸。事。已。了。俄。皇。吩。咐。又。把。一。塊。羊。皮。給。他。叫。他。親。自。披。上。警。察。遵。命。奉。上。那。犯。人。接。着。滿。臉。顯。出。一。種。驚。惶。的。樣。子。一。路。披。向。身。上。一。路。把。一。雙。眼。睛。哀。切。切。的。看。了。俄。皇。又。把。一。隻。手。指。住。了。自。己。的。口。他。的。意。思。是。問。俄。皇。可。以。還。許。他。講。些。什。麼。俄。皇。監。住。在。那。裏。也。知。道。他。的。用。意。便。說。道。不。准。說。話。我。從。此。再。不。願。聽。見。你。說。出。一。句。話。了。並。且。快。將。你。奸。臉。遮。上。諒。你。也。無。顏。見。我。你。想。你。主。人。一。向。何。等。信。任。你。你。不。但。不。能。忠。心。任。事。而。且。還。百。方。的。欺。瞞。他。這。般。結。局。造。化。你。真。是。不。小。你。此。去。前。路。方。長。正。可。清。夜。捫。心。想。想。你。從。前。諸。般。罪。過。只。是。你。此。刻。話。却。不。許。說。了。

回頭向那些警察說道。快些扶他出去。上了囚車。兼程前去。若使他再遲一刻。我心中一激。那時他的禍福。也就不可預料了。說着把手一揮。早有十二個警察。一齊向前。扶起他們從前的主人。不由分說。給他把腳鐐手拷。一齊上完。這時候講教堂的大門。一齊大開。遠遠望見俄皇所御的那乘寶車。駕着六匹嘶風踢雪的駿馬。停在外面。對面却停着一輛小小囚車。那囚車和尋常車子。沒甚差異。不過上面並無車篷。下面亦無車輪。上面只有一座長方的木柵。下面只用兩個狠矮狠胖的鐵圈。套在車軸上。以便滾動罷了。前面駕了兩匹黑色高大的劣馬。當時警察們扶住犯人。就望外一擁。擁到門外。連忙把囚車的柵門開了。用力一推。把他推了進去。順手把門帶上。一把鎖把來鎖好。隨後就是那御者和那警察。歸了座位。俄皇望見這樣。一聲令下。立即開行。當時御者舉起鞭絲。在馬背上加上一鞭。向墨斯哥方向疾馳。

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暮鼓晨鐘了結佳人身世

鳳笳鸞瑟還他宿世情緣

話說那哥親王。被那些警察。不由分說。推上囚車。就向發往處所。兼程進發。一路路上。山川間隔。風雨飄瀟。自然說不盡許多苦處。至於他坐在車中。能否追念舊惡。痛恨昨非。說書的人。沒有去問他。所以也不便替他掩飾。到了墨斯哥城。少不得要把他拿出囚車。照例和其餘犯人。合了一起。由軍差押着一齊步行。往西比利亞進發。一路上艱辛跋涉。且不去多費筆墨表他。却說上一回書。專叙俄皇處罰那個親王。却把華公主和愛黛。久已攔起在一邊。這並非是做書人的疏忽。實因當時俄皇大怒之下。處罰這樣一個當權

大臣自然一心一意。要句句都折服他的心。那裏還有工夫去顧那兩個女子。並且那二人也都昏倒在地。上連方纔許多舉動。一件都沒有曉得。既然這樣。做書的人。自可取巧。暫把他們丟在一邊了。只是這兩個女子。也是這部書中一个大節目。那親王既經有了收束。他二人自然也該有了結局了。閑話少叙。却說俄皇看見凶首已除。心中不勝喜悅。移步去看那兩個女子時。不覺倒暗暗吃了一驚。暗道。這個最小的相貌好像甚是熟識。恰和才從那裏看見過的一般。想了好一回。才猛省道。呀。是了。這不是白稚德的女兒麼。他的小照。我自在地地上拾着。至今還藏好在這裡。想罷。摸了出來。子細把他真相印証了印証。不覺喜得眉開眼笑。喜了一回。想到他爲了這副美貌。以致老父被人謀害。自己被人視若奴隸。今晚險些兒沒有遭了大難。這種相貌。遇了那般運命。他和華佳兩人。真也算得狠可憐憫的了。想罷。先吩咐

彼 得 警 長

那些警察把華公主好好扶起。用輛暖車把他送到就近一个尼庵裡去。叫他就在那裏終身。一路上子細蓋暖了。不要使他受了風寒。以致大難之後。成了損病。那些警察領了旨意。自去佈置。這時候華公主尙自昏昏未醒。後來到了尼庵裏。過上一刻。自然就會醒過來的。一切事情。自然會漸漸知道。俄皇見華公主去後。又吩咐警察們把愛黛抬到自己所坐的御車內。脫下一件貂裘。親手給他蓋在身上。自己却在他身旁坐下。便命御者取道回京。那御者領了旨意。便催動車馬。加上一鞭。登時六匹大馬。一齊并力向前。風馳電捲。好不快捷。耳中只聽見二十四隻馬蹄。和那四个車輪的聲響。在那積雪地之上。只管潑刺刺的行走。就是一路之上。俄皇把愛黛用意看守。好不當心。幸虧車路尙平。所以將近到俄京的時候。愛姑娘還是恍恍惚惚。沒有全醒。進了京城。行到一家小小屋子前面。俄皇急命停車。那小門開處。

走出一個婦人。接着愛黛扶了進去。你道這婦人是誰。原來便是白婢了。那白婢當初被警察們禁在監中。也虧蘭老夫救了出來。告訴他女主人並未身死。現在什麼地方。不久便能見面。叫他靜守在此間。一聽門前有停車聲。響。立即出來迎接。這都是蘭老夫和俄皇預先定下了的計。不然那能安排得這樣妥帖呢。閑話少說。却說當時俄皇便吩咐白婢扶進愛黛。用心調護。那白婢自然當心伏侍。愛黛也自然會蘇醒。這都不在話下。那俄皇吩咐已畢。取道回宮。一宵無話。到了次晨。就差了內侍傳命到英使署去。特別宣召隨員古登進見。等到古登來見。俄皇就把上項情事。一了和他說明。那古登聽說那親王這樣好惡。也覺出於意外。便把昨天晚上遇見他。和他所說的話。一一奏聞。並且還叩謝道。不是陛下聖明獨斷。勘破奸情。臣此刻還被他瞞在鼓中。只怕到了中午時候。還要一心去赴他的約呢。俄皇聽了。也安慰

彼 得 警 長

他道。敝國不幸。出了這等奸臣。以致鄰邦居留的女子。都不能實心保護。反倒使他驚恐。朕心實是惶愧。好在此刻。本人已經尋到。被朕接入京中。現已安然無事。你可從速前去和他廝會。也叫朕放下了一段心事。古登又重重道謝。然後告辭出外。一逕到那指定處所。去會他的心上情人了。此次夫妻相見。彼此都從危難中過來。那一番悲歡離合之情。自然非比尋常。那些瑣瑣屑屑之事。也沒耐煩去表他。却說古登鑒於前失。知道久居俄京。甚非上計。便勸愛黛早日成婚。共回故國。也了結了一件平生大事。愛黛此刻父親已死。無人做主。今番古登奉命而來。差不多像是俄皇有意替他作合的。又經過了這麼一場生死大難。很想早早成婚。有個保護。所以也不推却。於是大家商定了日子。由英使署中一個陸軍教師。做了主婚。就在使署中成了婚姻。俄皇曉得了日期。也差人賚了許多可貴的禮物。送來。夫妻二人。雖說

客地成婚。却因受了俄皇天眷。所以一連新婚幾日。狠覺熱鬧。足足鬧了一禮拜左右。看看諸事方才就緒。二人便也辭別俄皇。告了長假。回到蘇格蘭去過滿月。這時候。愛黛和白婢。鎮在一塊。因念他難中救主。那片誠心。所以竟看待他。猶如親母一般。打算把他養老終身。不再叫他到他處去了。所以也一起帶了去。至今事隔多年。恐怕或者還在蘇格蘭住。或是已往別處。不得而知。至於那個華公主。自從送進尼庵。不久也就清醒過來。只是一則受了這場驚恐。二因心愛之人。到底終被人奪去。反弄得自己孤孤單單。沒了結局。如此天天煩鬧。所以才進庵數年之間。不時精神耗亂。猶如失瘋的一般。直到六年之後。才能漸漸平復。到了那時。年紀已老。風姿已敗。也只得索性死心塌地。一意修行。所以一生之間。倒也算安安穩穩。享些清福。這也算過得去了。講到那哥考羅開親王。他的結局。前回說過。他發配的號數。是四

百四十五號。只是到了數年之後。有人到那裡留心去察訪過。那知問去問來。竟沒人知道這個號數。他的問題。至此也算了結。只有那蘭老夫。俄皇因他除奸有功。不但把他前罪一概赦除。而且還升他爲高等警察之職。他受了職事。倒也十分勤謹。不過不到一日以後。忽然有一夜出去。被人刺死。後來細細查究。方知道是虛無黨中的舊伴。因恨他投順皇族。効命國家。所以才下了這等毒手。算是懲一警百的。看官看到這裡。不要替蘭老夫叫冤。須知道他懷抱兩心。服從二主。原算不得是個忠誠之士。也算不得是個豪傑之人。所以這番死法。也很足爲茫無宗旨人的龜鑒。至於俄皇亞力山大第二。他乃是俄國有名英主。不過晚年失政。被人爆死。這都是歷史家的事情。用不着小說家替他多費筆墨。看官們看到這裡。要曉得做書人的主意。不過要表明俄國雖是個專制國度。只是其中內情。君主的權限。倒也不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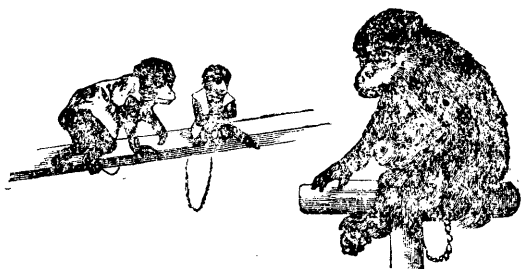
廣大。只有那些官吏皇族。借了皇帝的威權。暴虐凶橫。無所不至。以至數百年來。弄成了這樣一個膿血的國度。就如那警察長哥親王一人。也就足可代表全國官吏的凶橫了。現在官吏日橫一日。國中的虛無黨人也日凶一日。勝敗前途。不可預測。做書人做到此地。就算得儘可交代了。



長 警 得 彼

彼得警長下卷終

第三十回



九十六

丙午年四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編輯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書局

定價洋三角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廣

●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

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內同志推行日廣且時加箴規以為前途發達之豫備本社不勝感佩惟譯著紛出非定宗旨則陳陳相因將來小說界必有黯淡無光之一日同人懼焉爰將已印未印各書重加釐訂都為十二類其無所取意者絕版不出值此競爭劇烈之潮渦竊附於寓言諷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歷史小說

(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孽海花一編

五角

孽海花三編

著作中

孽海花二編

五角

身毒叛亂記三編

印刷中

女英雄彈詞 (絕版)

俠奴血 (一名西印度懷舊記)

四角

小說林廣告

小說林廣告

海天嘯傳奇

二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身毒亂叛記上中卷

各四角

●地理小說

(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輿所略為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下卷

各四角

●科學小說

(啓智秘鑰闡理玄燈)

秘密海島上中下卷

各四角半

黑行星

一角半

●軍事小說

(尙武精神愛國汗血觀陸海戰史奕然有生氣)

軍役奇談 (絕版)

新舞臺三

譯述中

新舞臺一

四角半

新舞臺二

四角

偵探小說 變形易相偵察鉤稽爲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合本 四角半

祛篋術

印刷中

鏡中人

譯述中

廣

(分) 第一案 二角

空中之刀

譯述中

(本) 第二三案 二角

燧中燈

印刷中

(本) 第四五案 二角

男裝偵探

譯述中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女裝偵探

譯述中

合本 四角

女首領

印刷中

告

(分) 第六七八案 二角半

纖手秘密

印刷中

(本) 第九十案 二角

觸髓杯下

印刷中

狸奴角 二角半

小說林廣告

廣

秘密隧道上卷

三角

秘密隧道下卷

三角半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罽毘杯上中卷

各三角

奇獄一

二角

母夜叉

四角

日本劍上卷

四角

日本劍下卷

三角

玉蟲緣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二三 二角半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四五六七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八至十一 三角

福爾摩斯再生十一二三 印刷中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印刷中

本社創辦伊始譯員未曾訂明致
將一案分出二冊茲特重加釐訂
大加筆削合成一冊首尾完具識
者諒之

少年偵探 譯述中

福爾摩斯偵探案(深淺印)印刷中

告

彼得警長上中下卷 各三角

一捻紅 五角

廣

●言情小說

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真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影之花中卷 五角半

愛河潮 一元

銀山女王上卷 四角

銀山女王中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上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中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下卷 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銀山女王下卷

影之花下卷

情海劫下卷

白玫瑰 (版權歸本社)

新戀情上卷

譯述中

譯述中

印刷中

著作中

印刷中

告

小說林廣告

廣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女魔力下卷

三角

雙艷記

三角半

離恨天上卷

三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二角

車中美人

二角半

情海劫上卷

四角

國民小說 (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鐘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中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下卷

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

譯述中

烽烟劫

譯述中

擎雲手

譯述中

告

廣

●家庭小說 (家庭教育首重幼稚盧叟栢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 (上下卷) 各 三角 新家庭

鴻巢記 二角半

●社會小說 (有種種現象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

俠女奴 二角 黃金世界

啞旅行上卷 三角半 禽獸世界

啞旅行下卷 印刷中

●冒險小說 (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歟伋朴頓歟雁行鼎足)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神怪小說 (希臘神話埃及聖迹歐西古俗以資傳覽)

海屋籌

●滑稽小說 (曼倩淳于著名昔史談諧談笑繼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三角

印刷中

譯述中

譯述中

譯述中

印刷中

告

小說林廣告

新著 遼天一劫記

撰述中

廣

東海覺我撰 本編記日俄甲辰之戰首尾完備旅順攻擊對馬海戰奉天鐵嶺諸役引據報章日記以及局外觀戰員之報告成此一大集我國民身受之慘禍應留爲一大紀念不僅對岸觀火已也出書後再行廣告

本社添設編輯部廣告

告

本社未設印刷部以前各處來稿函件統歸發行所以致時有貽誤良多不便茲特推擴添設編輯部海內通人譯著小說願印行世請將原稿寄來（譯稿附原本）到後即掣收條由總撰述選定付印版權歸於本社未入選者即按原址於一月內寄還入選小說譯著諸君欲得何種權利亦請詳細開明由本社承認函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670B

